

## 玄鸟归【彪郊/发郊/戩郊】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55708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557081>.

|                  |  |
|------------------|--|
| Rating:          | <a href="#">Mature</a>   |
| Archive Warning: | <a href="#">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a>  |
| Category:        | <a href="#">M/M</a>  |
| Fandom:          |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
| Relationship:    | <a href="#">彪郊, 发郊,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br><a href="#">Chong Yingbiao/Yin Jiao, 戩郊, all郊, 崇应彪/殷郊, 姬发/殷郊, 杨戩/殷郊</a> |
| Character:       | <a href="#">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殷郊, Chong Yingbiao, 崇应彪, King Wu of Zhou   Ji Fa, 姬发, Yang Jian   Erlang Shen, 杨戩</a>                         |
| Additional Tags: | <a href="#">SCP设定</a>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3-10-04 Updated: 2023-10-24 Words: 50,952 Chapters: 15/?   |

## 玄鸟归【彪郊/发郊/戩郊】

by [anthea199515](#)

### Summary

预警：有ooc 有双 有剧情废。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风味。  
可能是大长篇。彪郊/发郊/戩郊有。  
歪果仁名都不用管，全是路人或炮灰。

# 太子

“星际纪年3062年，人类走出了太阳系，科技生活军工娱乐等领域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到如今已经500多个年头，人类寿命也突破了300的上限，但总还有一些科学和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存在，被人称之为“异常”。这些异常各有特色，或有利或有害，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人类生命，造成世界末日。

为了保护族群繁衍，世界正常运转，人类自古地球时期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组织，SCP旨在控制Secure，收容Contain，保护Protect，将“异常”对人类的威胁降到最小。

星际时代以来，该组织也随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由世界性组织变为星际组织，而我们所在的朝歌总部，也就是目前殷商星系的SCP总部。”

昏暗的阶梯讲堂里，幻灯片一张一张的翻动，台下的人有的心不在焉，有的正襟危坐，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奋笔疾书，但讲台上戴着眼镜的男人仿佛并不在意，只是公式性的完成自己的演讲任务。

“朝歌总部还下设四个星区分部，分别为东鲁，南鄂，西岐，北崇。在此之前各位应该也有所了解，但能被朝歌总部录取，各位也必然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对于异常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台上的人话锋一转：“但请容我提醒，不论你在进入朝歌SCP总部前有多优秀，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安全，我建议你们仔细阅读分发下去的介绍手册。里面不光有朝歌总部的人员构成，设备信息，片区地图，注意事项，和本区目前存在的所有异常介绍，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们这些新来的菜鸟一命。”

台下的人因为他这句毫不掩饰的带着轻视的话窃窃私语起来。台上的男人却并没有在意他们的骚动，又敲了敲桌子，补充道：“容我提醒诸位，诸位之所以能坐在这里，不仅因为自今年起，殷商星系异常数量大幅增加，我们需要人手，也是因为你们之前的前辈，或死亡，或被异常污染，身体和精神出现不可逆损伤，被迫离开岗位。虽然总部的抚恤金很丰厚，但诸位若是不想和他们落到同样的下场，请务必放弃你们那些没用的自大和好奇心，按规则行事。散会。”

阶梯讲堂瞬间灯光大量，戴眼镜的男人并没在意台下人的反应，匆匆离去。他刚走出讲堂，就收到了一个全息通讯，一个西装笔挺的人虚浮在他眼前，道：“诺尔，殷先生让我交代你，准备好0003检测室，有新的异常。”

诺尔，殷商SCP顶头上司之一，O5议会成员殷寿的私人特助团成员。

而殷寿，便是盘踞在朝歌SCP组织甚至整个殷商星系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殷家的掌权人帝乙的二儿子。

“妈的。”诺尔暗骂一句，“今天轮到我给新来的菜鸟上课，忙得脚不沾地，不过这是什么异常，值得开000打头的检测室？”

数字越小的检测室保密和精密级别更高，就算近期异常的数量大幅增加格外活跃，也多是些好处理的低阶异常，诺尔忙得头昏脑胀，一时没反应过来。

通讯那边的人没理他的抱怨，严肃的说：“质子营机动特遣队从冀州区回来了，太子今天下午就到朝歌。”

诺尔的表情也严肃了起来，之前冀州区凭空出现一座古城一般的异常，会无差别的朝从那片区域经过的行人交通工具和飞行器放箭，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最后是殷寿亲自带队，还差点重伤，才解决了此事，为此还把质子营留在那里善了一个多月的后。

质子营机动特遣队是从四方分区征调来的精英，是殷寿手下的王牌队伍，殷寿不在时，带队的就是他的儿子殷郊，也就是那人口中的“太子”。

虽然事涉机密，普通人可能无从了解，但特助团的成员对殷家的状况了解的一清二楚。虽说SCP组织是靠O5议会控制的，但殷家与东西南北各家势力通婚联姻盘根错节，帝乙的大儿子殷启现在暗地里就是名副其实的殷商SCP掌权人，可他没有孩子，江湖传言是他患了死精症，现代发达的医学科技也没办法。所以殷郊不仅是他弟弟殷寿和朝歌总部伦理委员会会长姜桓月的独生子，东部星区掌权人姜桓楚的亲外甥，还是殷家下一辈唯一的独苗，这声太子再名正言顺不过。

诺尔见过这位太子不少次，殷郊无疑继承了殷寿和姜桓月外貌上的的所有优点，快一米九的个子，肩宽腿长。显赫的家境和地位带给了他逼人的贵气，但他本人却十分纯粹善良，

泰而不骄，有时还带着一分不谙世事的天真。而且他也知道，殷郊能在充满精英的质子营特遣队中拔得头筹，靠的绝不是殷寿的儿子这一身份，而完全是自己出色的能力。甚至诺尔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殷寿其实并不喜欢他这个儿子，有时候还有些忌惮。“可这怎么会呢。”诺尔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什么人会不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呢。”他耸耸肩，按殷寿的要求准备检测室去了。

而另一边，散会的新实习人员顺着人潮走到了食堂，一路上都在切切交谈。卡梅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毕业于朝歌星系的顶级学府，被已经进入SCP的学长内推来做数据处理工作，而此时他的学长就在一旁一边吃饭，一边喋喋不休的唠叨着。”

“其实数据处理这工作挺轻松的，收入高，也没什么危险，只要不自己想不开打报告，起码就不像那些外勤人员和研究人员，要实打实接触那些异常，不用太担心。”学长安慰道。

“唔。”卡梅伦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一边翻动着今早才拿到手的介绍手册，那手册厚极了，各种信息没多久就看的他头晕眼花。

学长仿佛是看出了他的迷茫，决定给他找点刺激，于是说：“介绍手册128页。”

卡梅伦听了他的话，一翻页，正巧落在128页的页码上。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那页印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全身照。

拍照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裹在一身合身的黑色制服里，显得身材比例十分优越，他面色冷淡的看着镜头，但眼如璨星唇若涂朱，面部线条分明，立体中又带着明艳，让卡梅伦想起自己在选修的艺术课上听教授倾尽赞美之词的古地球大卫雕塑。

那张照片侧面用小字写着，“质子团机动特遣队队长，殷郊。质子营机动特遣队成员：姬发/崇应彪（战术反应），杨戩（医疗/战术反应），姜文焕（收容），鄂顺（技术研究），苏全孝（数据分析）。”

学长仿佛很满意他的反应，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唤回了他的神志，喜悦道：“今年真的换照片了，你这份回头记得拿去给我复印一份，我那份是白色作战服的，太子真是穿什么都好看！”

“太...太子？”卡梅伦还有些发懵，喃喃道。

“是啊！他是殷家唯一的孙子，质子营机动特遣队的人都这么喊他，这称呼挺贴切的，久而久之大家都这么叫了。”

“不过太子真的很厉害，我们区好几个高危的异常都是他带质子营机动特遣队的人控制住然后收容回来的，质子营那帮人，眼高于顶，能力高的很，却偏偏对着他言听计从...”学长砸砸嘴，笑了起来：“不过太子这么好看，如果肯冲我笑一下，我也得对他言听计从。你看多少人把介绍手册128页偷偷撕下来扫描存到个人终端就知道了。”

旁边一个路过的人仿佛认识学长，也凑了过来，加入了讨论，说：“那可不是，不然总部怎么有谣言，说太子其实也是个异常，能让人对他言听计从，不可自拔呢？哎这黑色制服真配他，这期新人吃的真好，回头给我也发一份。”

卡梅伦才从怔愣住中回过神来，悚然一惊，问：“什么？他是异常？”

“故意开玩笑的啦，怎么可能。”学长笑道：“他是伦理委员会会长的亲儿子呢。再说了，哪有异常能长那么好看！可惜他平时要不要出任务，要不都在高等级人员内部保密区活动，我们一年也见不了几回...”

他话音还没落，四周突然骚动起来，人群都开始往门口移动。

“怎么了怎么了！”学长身边刚坐下的人不明所以，大声问道。

“质子营！质子营回来了！太子在门口的星舰上呢！”有人回答。

“走！我们也去看看！”他们一行三人对视一眼，也跟着人潮跑了。

“呼...”殷郊望着星舰下拥挤的人潮长叹了一口气，他虽然已经习惯每次回来时总部工作人员和同事的热情，但还是觉得吃不消，更何况他今天还有种别的不适，仿佛一靠近朝歌总部，就有一种窥伺的目光盯住了他。

姬发在身边按着他的肩膀，关心地问他，“怎么了？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事，别担心。”殷郊摇摇头。

“妈的，每次都挤得水泄不通，不然让他们开私人通道吧，省的麻烦。”崇应彪看了一眼殷郊有些微微发白的脸色，又朝舷窗外看了一眼，也道。

“殷郊哪次走过私人通道。”杨戩用便携医疗仪器扫了一下殷郊的身体数据，见并没有什么

大碍才稍稍放下心来。

“大家来都来了，要见我一面就见吧...”殷郊好脾气的说，然后又问：“表弟和鄂顺呢？”

崇应彪哼笑一声点开星舰上研究室的对讲设备，“姜文焕，你和鄂顺还没完事呢？用这么久吗。”

过了一会研究室的门开了，姜文焕怒道：“崇应彪！你说的什么怪话，我和阿顺是在研究轩辕坟发现的那块残片，怎么给你一说就那么下流。”

“因为他人就下流。”姬发立刻接上了话。

“哎！我说你个西岐农夫！你...”崇应彪话说一半，被殷郊拉住了，剩下一半的话就卡在了嗓子里。

“少说两句。”殷郊说，又瞪了姬发一眼，姬发也摸摸鼻子，不吱声了。

“殷郊，着残片有些古怪...”鄂顺这时候才开口，他的脸还因为崇应彪打趣他和姜文焕而有点红，但还是认真的说：“我可以确定它不是异常，明显是个收容或者控制异常的器皿...但从残留这么浓重的异常波动来看，它收容的那个异常一定非同小可。”

“可如今器皿碎了，就证明它收容的异常脱离了控制...”殷郊蹙起眉来，有种不详的预感。

“会不会和近一年的异常增加有联系，冀州这次处处透着古怪。”杨戩猜测。

“还有苏全孝...”殷郊叹了口气，“他还没醒过来吗？”

“没有...”杨戩摇了摇头，“他精神受了大刺激，你也知道冀州是他家乡...而且他受的又是致命伤，只能用医疗仓先保证他的生命体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

姬发打量了一眼殷郊越皱越紧的眉头，安慰道：“没死就还有机会...那残片也可能就是冀州那个城池异常的一部分，那东西不是被殷先生收容了吗，他那么厉害，有什么不妥他也不会没发现，先不用杞人忧天。”

“就算是新的异常，也总会有线索，到时候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就是。”崇应彪也拍了拍殷郊的肩，哼笑了一声：“太子殿下还是别皱着眉头了，下面那群人还等着参观你呢。”

他这话说的有些阴阳怪气，但殷郊和他相处久了，知道他的风格，也知道他是开玩笑，并没计较。

殷郊又回头看了一眼仿佛萦绕着不详的朝歌总部，点点头扯出一个笑来。

“走吧。去向我父...殷先生复命”他说到一半像是想起了什么，半路改了称呼，起身向舱门走去了。

## 父亲

卡梅伦和学长挤在人群里，终于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太子殷郊。

星舰的舱门掀起来，舷梯放下，一条包裹在黑色作战裤里的腿先迈了出来，那腿又长又直，作战裤的裤脚被束在黑色的马丁靴中，勾勒出了完美的小腿线条。但是那条腿的主人突然停住了，好像又回身交代了什么，卡梅伦不自觉的伸长了脖子，和所有人一起注视着。

“崇应彪，姬发...这回别和人起冲突了，让大家看两眼也不会怎么样。”殷郊正要出舱门，又扭过头叮嘱道。

“那是因为上次有几个傻逼冲你吹流氓哨！还说下流话！”崇应彪想起来还是生气。

姬发瞥了崇应彪一眼，也像在看一个傻逼，但又马上转头对殷郊笑起来，“好的！都听你的殷郊。”

“大不了这次把人记下来，回头上门挨个教训。”他想。

殷郊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因为得到了保证所以满意了，终于跨出了舰舱，下一秒爆发出的欢呼好像要把人淹没了，闪光灯噼里啪啦的亮起来，殷郊却仿佛锻炼出来了一般，脸上带着浅笑，眼睛都不眨一下注视着那些闪烁的光源，一步一步向下走。他走路的姿势也好看极了，像是经过最严苛的训练，每一个摆臂每一次迈腿都是恰到好处的距离。他身后跟着的几个人各有风格，但无疑也都是肩宽腿长身材比例极好的帅哥。

“质子营机动特遣队还要靠颜值和身材选队员吗。”旁边一个同样是新来的实习生喃喃道。

下一秒殷郊一行人就路过了他们面前，卡梅伦终于近距离看清了他的脸，瞬间觉得自己倒抽了一口气，介绍手册那足够让人惊叹的照片甚至没有拍出殷郊相貌的百分之三十。殷郊微垂着头，侧过身与身边一个挎着长弓形态武器的人的人说了句什么，正巧一抬眼朝这边看来，卡梅伦知道他并没有看自己，但那视线投过来的一瞬，他的呼吸都暂停了，突然想起学长那句话，“如果他对我笑一下...”卡梅伦想“我也愿意对他言听计从。”

这群人腿都很长，没几秒就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入了高级别人员专用电梯的电梯厅。

在他们进入电梯前，人群中好像有谁倒数了句“3，2，1！”然后齐声喊起了一句口号：“殷商勇士！踏平冀州！”

殷郊被仿佛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惊了一下，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扭过头扬起嘴角，竖起一根手指按在自己唇上比了个“嘘”的手势，然后说：“谢谢大家，回去工作吧，都注意安全。”“原来他声音也这么好听。”卡梅伦想。

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殷郊终于仿佛放松了一些，“果然每次都是这样...”他好像有点疲惫，又有点开心，还带着点小小的被认可的骄傲，身后几个人也会心的笑起来。

但下一秒电梯停住，电梯门打开，在看清电梯口的人的时候，殷郊的笑容就从脸上散去了。

诺尔站在电梯前，电梯门打开那瞬间门里殷郊身后一群人的目光像是要把他戳成筛子，但他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只是恭恭敬敬行了个礼道：“小少爷，殷先生在0003号检测室等您，请您立刻过去。”

刹那间殷郊仿佛绷紧了身体，但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好，我这就去。”他说。

“我和你一起去！”姬发好像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就要跟上他的脚步。

“我也去！”崇应彪也不甘落后。

杨戩没说什么，但也是个紧随其后的架势。

诺尔却没有退让，他朝身后做了个手势，随他一起来的殷寿的私人精锐保镖就拦在了他们面前。“请各位不要为难我一个小人物...”他说“殷先生只让殷郊小少爷一个人去见他，事涉机密，诸位的权限恐怕不够。”

他搬出机密权限，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顿在原地。

“你们回去吧，忙自己的事去。”殷郊道，他刚刚一瞬间的失态已经荡然无存了，“文焕，你和鄂顺加个班再研究一下那块残片，姬发崇应彪杨戩就都回去休息吧，我见完父亲还要去见母亲，明天再去找你们开会。”殷郊这么说，众人这才各自散去了。

“喂，我怎么感觉每次殷郊要去见殷寿的时候都怪怪的。”他们一行人走远了，确认周围空

无一人时崇应彪才说。

姜文焕沉思了一下，不确定道：“姑父确实对表哥特别严格一些，表哥有时候有些怕他也是理所应当？”

“严格一些？”崇应彪哼笑了一声，“我以为只有我们崇家管生气了直接朝儿子胸口踹叫为了他好呢，殷寿都直接掏鞭子了，你管这叫一些？”

“少说两句吧。”姬发也觉得蹊跷，“可每次殷郊只要一见到殷先生，崇拜父亲的感觉做不得假，殷先生也确实很厉害。”

“我姐姐也曾经提过...说殷寿有时候对殷郊的态度有些奇怪，但又说不上哪里怪。”鄂顺说。

“怎么说？”质子营的人都知道鄂顺的姐姐是殷启的夫人，说不定有什么内幕消息。

可鄂顺也只是摇摇头，“殷启和殷寿关系不好，说白了有些防着他们，她只说是女人的直觉，多的我也不知道了。”

杨戩倒是没说什么，他默不作声地听着他们的交谈了一会，又往个人终端上瞥了两眼，客气的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我还有些药剂要配好，先失陪了。”说完也不待众人反应，转身往自己的私人医疗室去了。

“他什么态度！？”崇应彪对杨戩有些不爽，“话说这人到底哪来的，也不是我们质子营一起训练的，莫名其妙就空降来我们队，殷寿脑子被水泡了吧，搞什么...”

“昆仑维和总部来的人，说是最近殷商星系异常太多派他来帮忙，其实谁不知道是上面派来监视咱们的。”姜文焕眯起了眼睛，仿佛也有些不爽。

昆仑维和总部，一个凌驾于所有已知人类星系文明SCP之上的地方，除了他们自己人，谁也不知道加入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条件或资格，他们负责协调各星系和平，管理各星系独立SCP，还帮助解决一些Apollyon等级与末日威胁相关极度危险的异常。

“那也不对...”姬发望着杨戩离开的方向，有些沉思的模样，“他既然是来监察的，不应该留在总部掌握更多总部的事情？我怎么感觉他对殷郊那么感兴趣，天天围着他转不说，冀州也跟着去了。”

“这次冀州的异常确实难对付，也许是因为这个...”鄂顺安慰他：“也别多想了，他们昆仑不就是负责这个的，不一定是冲着殷郊。”

“还是奇怪...他太关心殷郊的身体了，这不正常。”姬发摇摇头，“我心里总是有点不安。”

“不然联系一下你父亲，让他用你们西岐的那个有预言能力的异常“筮”占卜一下？”鄂顺出主意。

但姬发的脸色突然变了，生硬的说：“再温和看起来再的异常都是祸害，用起来害人害己，别提这个。”

姜文焕想起自己听过的传言，姬发的母亲就是因为西岐的一次异常暴动而去世的，导致他后来对各类异常的态度都有些偏激。他有心岔开话题，替鄂顺解围，“每次一涉及殷郊你就操心得很。”姜文焕打趣道，“我还以为这次在冀州你会和他表白呢。”

姬发也反应过来自己的失态，他抱歉的朝鄂顺笑了笑，说：“我还不太清楚他的态度...还是保点险，再说我想找个正式点的场合...”

他话还没说完，一旁崇应彪仿佛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嗤笑一声，随后没等姬发发怒，拎起自己的装备包扭头走了，“突然想起来今晚大概有约，你们慢聊，告辞。”

被他这么一打岔，其他人也再聊不下去，只好互相道别，各自散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殷郊被诺尔领着坐着下行的电梯，又一路穿过一道道隔离门，到了基地最深处的0003号检测室前，这里可以说是朝歌安保，防护和精密级别最高的检测室之一，据说就是核弹在里面爆炸也影响不到外面分毫，往往许久也不会开一次。诺尔心里也很好奇这次冀州的异常是什么东西，居然要这么高等级的检测室来查看。

但他专业素质过硬又惜命，心里再好奇也没表现出来，只是躬身替殷郊刷了通行卡，做了个请的手势。

这种000开头检测室的门卡都是一次性的，申请人刷一次就会失效，除非是在内部经过精神测试确保没被异常污染生命体征正常，或者O5议会成员本人的虹膜扫描才能再次打开，极大的保证了隐秘性和安全。

殷郊仿佛知道在里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他深吸了一口气才沉默着迈了进去，厚重的门在他背后合上了。

才一进入检测室，那股有人一直以来如影随形窥伺着自己的感觉更重了，“父亲。”他恭敬地喊道，同时对着坐在前方扶手椅上的殷寿跪了下去，那是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肌肉记忆。但殷郊隐约知道这次是不一样的，因为殷寿并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见他，而是选择了这个保密等级极高的检测室。

“父亲...”殷寿因为他的称呼冷笑了一下，接着毫不客气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管我叫父亲？”

殷郊的身体僵硬了，接着选择闭口不言。

“殷先生也不用这么严格嘛。”一个妩媚的女声从殷寿后面传来，一个穿着紫色贴身连衣裙的身影转了出来，盯着殷郊笑道。

殷郊瞳孔收缩，刹那间他就感觉到了这就是一直窥伺他的人，或者不是人。他不由自主的抬头瞥去，入眼的竟是一张熟悉的脸。

“苏姐己...她怎么在这里？”苏全孝的妹妹，母亲姜桓月曾经资助过的学生，殷郊曾在母亲的办公室见过她，可怎么会突然和殷寿如此亲密。

“不对，她不是苏姐己...”殷郊立刻反应过来，“这是一个套在“苏姐己”壳子里的异常。”

殷寿仿佛被他疑惑的目光冒犯到了，他狠狠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怒道：“这就是你的规矩吗？殷郊？”

殷郊就垂下了眼睛，没有再看，但下一秒殷寿的恢复了平静的声音从上方传来，“把衣服脱了。”他说。

殷郊的眼睛瞪大了，仿佛有点不理解殷寿的吩咐。他想拒绝，但和之前每次一样，他血脉里的东西让他并不能反抗殷寿的话，只能机械的抬起手，解开自己的外套，内搭，甚至是外裤，规规矩矩的放在一边。他的肌肉也漂亮极了，从胸肌到腹肌到腰线，就连大小腿上的肌肉都流畅而充满力量，仿佛是古地球最著名的雕刻大师呕心沥血完成的传世之作。

但殷寿并没有就此罢休，“继续，脱光。”他冷漠地说。

这次殷郊愣了更久的时间，他仿佛在努力的抗拒什么，但他的抗拒无疑更加激怒了殷寿，他走上前去，毫不犹豫的一脚踹在殷郊肩头，再次命令道：“脱！”

他的皮鞋上并没有灰尘，就像他在人前一样光鲜又得体，鞋底是上好的小牛皮，毫无保留的一脚就在殷郊身上印上了一个鞋印。

殷郊吃痛，又因为他催促的命令无法再耽搁，只能发着抖将贴身的衣物也脱干净了。

殷郊的身体与常人有些不同之处，他拥有不止一套性器官，份量不小的男性性器后，隐藏着他的秘密。

殷寿仿佛厌恶的扫了他赤裸的身体一眼，有些刻薄道：“殷郊，你是个怪物，你根本不能算人类，你知道的吧？”

## 交易

殷郊垂着头默不作声，好像想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藏起来。

殷寿还不愿意放过他，他用皮鞋抬起了殷郊的下巴，“帝乙和殷启不知道，比干不知道，甚至姜桓月也只以为是基因的问题，可你本来就不是人啊，只是个“异常”罢了，他们把你当亲孙子，亲侄子，亲儿子，但如果知道你真正是什么，谁还会要你？连那些今天在外面围着你的欢呼的人，也会尖叫着跑开的。”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继续说：“你的那些队员，特别是那个姬发，他喜欢你是不是？可他母亲就死在“异常”手里，他如果知道你是什么，会恨不得销毁你吧。”

殷寿说着，话语又和蔼了起来，带着些安抚殷郊伸手摸了摸殷郊的头发：“只有我，只有我知道你是什么，还愿意继续理你，和你说话，让你做我的儿子...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啊。”

殷郊的眼圈红了，嘴唇剧烈的颤抖起来，仿佛陷入了最深的恐惧：“求你...”他哽咽着说：“我会听话的，别告诉他们...”

殷寿志得意满的笑起来，接着用下巴点了点检测室角落里的连接着无数设备，还盛着不明液体的巨大玻璃缸，命令道：“自己泡进去，你得证明你真的有用才行。”

殷郊将自己浸入了巨大的玻璃缸中，紧接着缸顶的玻璃罩也左右合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这液体浮力奇差，玻璃壁又无处支撑，殷郊不受控制的向下沉去，本以为自己会窒息呛水，但发现他在其中竟然可以睁开眼睛，还可以呼吸。

“苏妲己”见他已经听不到自己的话了，才笑起来：“殷先生刚才真伤人啊，我也是个“异常”呢，听了您的话，连我也要痛苦了。”

殷寿没看她，只是注视着在液体里浮沉的殷郊，“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冀州区这次出了这么大乱子，就是你...或者就是你背后的人搞的鬼吧。”

“苏妲己”没想到他这么不客气，有些讪讪的，但想起自己的任务，还是捧了他一句，“殷先生这么厉害，我们这些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也是为了引起您的注意嘛。”

殷寿哼笑一声，“不过你是有用的，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这个苏妲己和姜桓月沆瀣一气，想潜入我的私人秘书团和里应外合，看来她有点怀疑我了。所以看在这件事份上，我可以勉强听听你说的合作。”

“也没那么着急。得先看看殷先生手上的“玄鸟”是不是真的才好谈呀。”“苏妲己”把目光从殷寿身上移开，有些贪婪的注视着玻璃缸里的殷郊。

殷寿于是冷冷一笑，敲了敲指下的按钮。

殷郊尚不知所以，外界施加的强力电流就狠狠的攻击了他。“唔！”他痛苦的呻吟一声，浑身因为被电击而剧烈的痉挛起来，刹那间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但身后却隐隐浮现出了两道纯黑带着金边的羽翼，仿佛要把他包裹起来，保护他免受死亡的威胁。电击还在持续，殷郊越痛苦，身后的羽翼就越明显。

在殷郊看不见的地方，一道白色的狐狸状白烟从苏妲己身体里脱出，绕着巨大的玻璃缸观摩了两圈，感叹道：“原来真的是“玄鸟”，殷先生怎么弄到手的？”

“这不关你们的事。”殷寿说：“因缘际会罢了。”

“殷先生。”那道白狐一样的雾气却好像并不

怕他，道：“既然“玄鸟”是真的，那奉我boss的命令，我们从昆仑辛辛苦苦搞到的封神榜就是您的了，您也应该能感受到我们碧游宫的诚意了吧？作为等价交换，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未尝不可，咱们以后还是要合作的。”

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一定会被它话里巨大的信息量震惊，碧游宫和昆仑组织正好相反，是全星际最让人头疼的星盗组织，到处制造袭击，唯恐天下不乱，其中所有成员都在各星系官方或私人的通缉榜上名列前茅。

他们的首领自称通天教主，说自己只是个专心修行布道之人，但他手下的人却多有极端，做过最丧心病狂的事是劫持一整个星系，号称要进行优胜劣汰的物种清洗，只有合格的人才有资格活下来，后来还是昆仑维和总部出动了近乎所有精英，才将他们驱逐到了星际边缘，就此沉寂了起来。

“封神榜...到底有什么用？”殷寿问道。

“封神榜，可是超Apollyon级的异常，它可以不断吸收人类的精神能量，也就是通俗来说的



灵魂，灵魂力量强的人可以保持神魂完整，进入封神榜中还能保留神志，有合适的契机甚至可以复活，而灵魂力量弱的人就会被撕成碎片，化为封神榜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它的力量。那如果它吸收的精神能量充满了怨念和痛苦呢？”

那白狐烟气仿佛笑了一下，自顾自回答了：“那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贪婪，死的人越多，它越强大，没能力的废物被它搅碎了吸收，强者的灵魂被污染失去神智，由持榜人控制，由此，拥有它的你，也会越来越强大，直到成为全星际最强的统治者。”

殷寿被他说的有些心动，但还是警觉道：“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怎么不自己用？”

“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统治”，而是帮助人群“进化”，优胜劣汰是这个世界最终的公理，蝼蚁凭什么活在世上呢？”白狐烟气往浸着殷郊的玻璃缸飘了飘，道：“殷先生，下面该你给诚意了。”

“我怎么得到它的你不用知道，但我得到它的时候，它只是个蛋，被我从死去的玄鸟体内剖出来的。”殷寿说，“我们殷家这一辈的我和殷启其实都有治不好的死精症，但我需要个儿子替我争夺家业，我查了SCP无数资料和秘密档案，在神话和民俗部的数据库最底层找到了一条被列为绝密又销毁了的数据...然后通过一些手段解码了其中的只言片语，提到了玄鸟这个异常，但信息并不完全，只说玄鸟蛋入体，可以化为人类胚胎。我得到这个蛋以后欣喜若狂，有一夜趁着关键时刻给姜桓月下了药，把它放进了姜桓月身体里，接着姜桓月果然就被诊断出怀孕了。而且这东西不论怎么检查扫描，都是个正常的人类胚胎。”

“因为那一夜吸收了你和姜桓月双方的基因，他长得简直就像你们亲生的儿子，谁也不会怀疑。”白狐说：“但你恨他，是因为你没想到他出生以后是双性吗？玄鸟其实每一代只有一只，为了延续后代，往往也是雌雄同体，只是你不知道，但这成了你的破绽。”

“不！不完全是这个。”殷寿有些愤怒起来，“是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能力。他可以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引出别人正面的情绪，我得不到的一切，他都轻轻松松就能握在手里。”

“好在我可以通过血脉控制他，用他帮我控制人心，但我居然需要一个怪物异常来帮我控制人心。”殷寿讽刺的笑了笑，“就像我努力了那么久想获得我父亲的认可，但最后他对我最满意的事居然是因为我生了殷郊。”

他的目光阴沉沉的，“所以我每次看到殷郊，他的存在就好像在提醒我我有多废物，有多丑陋，我所有的权势和成就竟然要靠他来完，好像如果有一天他背叛我的意识，我就会重新一无所有。”

白狐烟气悠悠缠绕在他身边，蛊惑道：“所以我们需要你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和理论推断，玄鸟的资料和数据之所以被销毁，是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体两面，就像爱到深处就是嫉妒，是占有，是求而不得的痛恨。没有情绪是完全正面的...古地球曾经有传说记载，说的是旧王与新王为了争夺玄鸟的归属感，展开大战，使生灵涂炭，连神仙都卷入其中，这才是玄鸟的真正能力。他的能力不是引出正向情绪，而是放大人的欲望。”它顿了顿，换了个更通俗的比喻：“封神榜是吸收器，但谁也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怨气才能充满，所以你需要玄鸟，玄鸟是放大仪，能让你事半功倍。”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留着它，替我放大那些带着恶意和怨念的能量？”

“是的，用他的痛苦。”白狐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笑，指了指那个玻璃缸，殷郊因为剧烈的电击已经昏迷了，而那缸中本来只有小半缸的透明的液体居然开始发黑，并且膨胀起来，充满了整个空间。然后白狐又示意殷寿打开装着封神榜的匣子和玻璃缸顶盖，那源源不断的液体就像被什么奇怪的力量吸引着，注入到了封神榜里，那居然其实是被具象化了的不知道多少枉死的人怨念的灵魂。

本来散发着柔和白光的封神榜有一角被染灰了些。

“我们已经在东西南北四大星区分别投放了各类异常，帮您制造源源不断的充满怨气的能量，这就是碧游宫合作的诚意。”白狐在殷郊清醒前重新回到苏妲己身体里，向殷寿伸出了手，“合作愉快，殷先生。”

“原来近一年异常爆发真是你们的手笔...”殷寿仿佛觉得有些有意思，“合作愉快。”

殷郊再次醒来的时候还赤裸的躺在玻璃缸的底部，殷寿才没有那些闲情雅致照顾他，更不会管他会不会难受，他还有其他的事要去做。

殷郊试图坐起来，但他被电击的后遗症还在，只觉得头晕想吐。于此同时，他体内仿佛还残留着一股陌生的怨气冲撞着他的神经，殷郊清楚的知道那怨气不来属于自己，但还是不可避免被影响了。

因为他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怨气的。

单单从血脉上控制殷郊并不能让殷寿满足，每次殷寿单独见他，都会极尽言语羞辱，精神攻击之能事，然后在他开始崩溃时稍加安慰，殷郊就会被逼的反复承诺永远听话。殷寿用这个方式折磨殷郊，也取悦自己，百试不爽。

但殷郊毕竟是“异常”，他的身体机能强悍，肉体上的伤害很容易就被他消化代谢掉了，只缓了片刻就摇晃着爬出玻璃缸，将之前折叠摆在一边的衣服穿好，通过虹膜验证出了检测室。

等他走出检测室的时候，从外表已经完全看不出虚弱的样子了。

但只有殷郊知道这只是虚假的表像，他被反复创伤的感情在疯狂叫嚣着，殷寿的话不断循环在他的耳畔。

“你不是人，你是个怪物，没有人会爱你，没有人会要你。”

殷郊几乎是夺路而逃，他没法说出自己真正的秘密，但迫切的想证明即使是这样怪异的身体也是被需要被渴望的，而对于这一点，他有自己的方式。

崇应彪打开门的时候已经洗好了澡，他光着肌肉匀称的上半身，腰间只围着一条浴巾，他上下打量了一眼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的殷郊笑了笑，“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来了。”

殷郊并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就闪身进了崇应彪的公寓。

崇应彪也算是朝歌总部的精英成员，又是北部星区掌权者崇侯虎的儿子，就算崇侯虎不待见他，殷寿给他在朝歌的待遇也一样不少，这相比于普通员工宿舍更为豪华宽敞的公寓就是其中之一。

崇应彪仿佛并不在意殷郊的沉默，因为每次殷郊刚来时都是沉默的，他也只是耸耸肩反锁上了大门，然后转身问殷郊：“你是先洗澡还是直接来？”

下一刻殷郊的唇贴在了他的唇上，仿佛急不可耐一样将他顶在门上索吻。

“殷寿今天怎么你了，这么着急。”崇应彪一边反客为主的亲吻殷郊，一边安抚的顺了顺殷郊的背，然后手掌顺着背部一路下滑，落在了他紧致饱满的臀肉上揉捏。

殷郊紧紧贴着崇应彪，好像要把自己整个埋在他的怀里，崇应彪一边和他接吻，一边感觉到他在发抖。

“唔...”殷郊被他亲吻着，原先发白的脸色也泛上了潮红，那比常人略深的眼窝里像是含了一汪水，他仿佛终于恢复了点理智，接着又想起自己今天被泡进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觉得有点恶心。

“我要先洗澡。”殷郊说，然后熟门熟路的往浴室去了。

## 取暖

崇应彪没有意见，他开了罐啤酒随意的靠坐在沙发上等殷郊，边喝想起了他第一次和殷郊上床的时候。

那是大半年前，朝歌星系附近发现了个异常，后面被基金会总部定名为“SCP-ZG-259-子辈的反抗”。起因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父母和并藏尸在家中，然后好像没发现任何事一样照常去上学，接着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对长辈的反抗，仇恨和攻击性甚至是杀戮的欲望。这异常明显还处在初级阶段，是一个记事本的样子，不直接接触人类后就不再有攻击性，也没造成特别大的乱子，很快就被检测到并且控制起来了，顶多是涉事者大多是未成年人这点难办了点，其实这对朝歌SCP总部来说并不算复杂，甚至没要他们质子团出马。

但却在收容运送到总部的时候出了乱子，收容小组没有正确分析出该异常的能力，没发现它还可以吸收与它接触的人体内来自家庭的创伤而升级。好巧不巧被分配去接收的成员又曾在幼年时受过持续的家庭暴力，那异常居然吸收了他的创伤，当场进化了，几乎是立刻污染了所有在场的反应小组成员。好在那天殷郊他们正好在总部，接到警报就立刻赶了过去。

崇应彪记得那天殷郊听完研究人员的介绍就反常极了，一向身先士卒的他居然第一次踟蹰了一下，然后说：“姬发...你去处理一下吧。”

殷郊的话姬发一向不会拒绝，他三下五除二将场面控制下来，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污染和伤亡。但直到那记事本被重新封入隔离室，殷郊都只远远的注视着它，并没有靠近。

但最终他们向殷寿汇报时，得知这件事的殷寿却勃然大怒，第一次当着所有质子团成员的面狠狠训斥了殷郊，甚至还抽了他两鞭子，哪怕谁都知道这件事和殷郊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殷郊毫无意外的被单独留下了，崇应彪晚走一步，顺着尚未闭合的门缝听到了殷寿的问话，他问殷郊，“你怎么不敢碰那东西呢？”然后殷郊的回答被湮没在了狠狠合上的安全门后。

再次见到殷郊是当天晚上，他们几个人约好一起吃晚饭，殷郊明显情绪不好，但还是如约来了。大家自然十分关心他的状态，纷纷安慰他。

姜文焕道：“你爸今天吃了枪药了？这么冲，我只见他天天板着脸，但他从来没这么骂过你打过你吧？”

殷寿在人前永远永远冷静克制，姜文焕并不了解他姑父私下里的样子，殷郊也没准备解释，只垂着眼睛隐藏住了自己的情绪，说：“是啊...从来没有过。”

姜文焕觉得有点不对了，“要不要和姑姑说一声？让姑姑出面...”

殷郊的脸色变了，“不行！”他几乎是斩钉截铁，“这件事一定不能让我妈妈知道。”

鄂顺拉了拉姜文焕，叫他不要添乱。

姬发也安慰他：“殷先生今天估计是心情不好，迁怒于你，父子不会有隔夜仇的...说不定明天想起来就后悔了。你的伤还疼不疼？上药了吗？”

崇应彪知道他们西岐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觉得他这样子碍眼的要死。又觉得他像个傻子，殷寿对殷郊着劈头盖脸责骂鞭笞的样子不仅是有隔夜仇，看起来都积怨已久了。

然后他又想起了崇侯虎，突然觉得很好笑，“父子怎么没有隔夜仇？我和我爹就有仇。”他笑起来“我爹恨不得我死呢。”

姬发本来就看不顺眼，立刻被他激怒了，拍桌道：“你在这添什么乱？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嘴。”

殷郊却若有所思的抬头看了崇应彪一眼，拉着姬发坐下了，制止了一触即发的冲突。

那天晚上姬发不放心殷郊要送他回他的公寓，殷郊却拒绝了，说他累了想自己静一静，却在半夜敲开了崇应彪的门。

崇应彪有点喜欢殷郊，他自己知道，但相比于自己，殷郊更喜欢姬发，崇应彪也知道。

所以殷郊大半夜来敲他的门的时候，崇应彪是疑惑的，还有点自己才知道的开心，他把殷郊让进门，抱臂假装冷酷地问：“你来干嘛？”

殷郊欲言又止了片刻，还是问他：“你父亲真的想杀了你吗？”

崇应彪好像懂了些什么，“你说崇侯虎？是啊...而且他不是想，他真的试过，只不过失败了罢了。然后他发现杀不了我，就把我远远发配到朝歌，省的我挡了他大儿子的路。”

殷郊仿佛不能理解，追问道：“怎么会有父亲想要杀自己的儿子呢？”

“殷郊。”崇应彪突然上前一步凑近殷郊的脸，紧紧盯着他的眼睛，那是个侵略性极强的姿势，“这是什么蠢问题。崇侯虎想杀我又不是我的错，我怎么知道他天天发哪门子的疯？难道我这个受害者还要替加害者想问题吗？”

“但其实我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崇应彪突然有了一股莫名冲动，他撕开了自己藏在人皮下的伪装，把他最恶劣的一面赤裸裸的摊开在殷郊面前，他说道：“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给我机会，我也会很乐意杀了崇侯虎的。”

殷郊的眼睛张大了，仿佛很震惊的样子。

看到了他的表情，崇应彪突然觉得很没意思，他想，“我本可以瞒着殷郊的，装的像姬发一样光明，正直，那才是殷郊会喜欢的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他面前阴暗的爬行，像一个疯子，一个烂人。”

他拍了拍殷郊的脸，抽身退开，自嘲道：“怎么？你也觉得我是个怪物？”他仿佛彻底自暴自弃，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去，“姬发虽然是个傻逼，但有句话说的对，我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不是个正常人...知道了就离我远点吧。”

但他这句话落的瞬间，殷郊却仿佛被什么戳中了，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

“崇应彪。”殷郊轻轻地说：“我也有一个秘密可以和你交换。”

他站起来，在崇应彪震惊的目光里，拉住他的手，向他展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体。

“我也是个怪物。”殷郊说。

后来他们俩就这么滚到了一起，像终于找到了同类，在没人知道的角落里发泄被压抑的情绪和欲望。崇应彪毫不费力的就接受了殷郊异于常人的部分，甚至爱不释手。

“有些人再光明再正直又有什么用。”崇应彪环抱着殷郊，欣喜若狂地想：“只有怪物才能和怪物做同类。”

殷郊终于洗完澡出来，他也像崇应彪一样只围了一条浴巾，上身匀称的肌肉袒露出来，连带着那个被殷寿踹出来的淤青也大刺刺的暴露在崇应彪的视线里。

“啧啧。”崇应彪又开了一罐啤酒灌了一口，盯着那伤处看了一会，“殷寿对你真是真狠啊，你真是他亲生的？”

他这话好巧不巧戳到殷郊心里的隐秘处，他仿佛确认一般半真半假地说：“也可能不是呢...我说了我是个怪物，说不定是被他从哪里捡回来的。”

如果他这么对姬发说，姬发肯定会义正言辞的回答他说，“殷郊，你怎么会是怪物呢？”但崇应彪却完全不在意，笑起来道，“哪里能捡到你这么好看的怪物，我也去捡一个。”说着伸手直接把殷郊拉过来，让他跨坐在自己腿上。

“唔...”殷郊下身除了浴巾什么都没穿，坐下的时候隐秘的花唇压在崇应彪大腿的肌肉上，让他敏感的抖了一下。

崇应彪也不客气，伸手一摸，带着薄茧的手指蹭过殷郊女阴处，还故意在敏感的蒂珠上刮了一下，满意的看着殷郊软在自己怀里。“这么快就湿了...”崇应彪扭头含吮着殷郊的耳垂，低低的笑道。

他说着扭头又含了一口啤酒，捏着殷郊的下巴喂进他嘴里，舌头还要趁机探进他湿软的口腔，上下扫荡过一圈才恋恋不舍的退出来。

殷郊不爱喝啤酒，他其实更偏爱一些甜的东西，但崇应彪之前的回答和现在对他身体渴望的表现让殷郊因为不久前被殷寿精神刺激所产生的痛苦感缓解了不少，所以并没有抗拒。

一口酒下去，他的眼角就慢慢浮上了些红潮。

崇应彪一只手握住殷郊半硬的欲望摩挲着，一边向他的小穴里伸进两指抽插搅弄，一股股淫水流下来，不一会就打湿了崇应彪的手掌，那性器也在崇应彪的套弄下逐渐硬挺起来。

殷郊的身高本来就比崇应彪高上一点，此时跨坐在他腿上，无疑就是把自己整个胸膛展示在他面前，崇应彪在殷郊的乳尖上亲了一口，却并没有停留，反而去舔吻那道泛着青黑的瘀伤。淤血聚积的伤处本来就隐隐作痛，此时被崇应彪的唇舌来回划过，又带起一阵酸麻。

“嗯唔...想要了...快点...”殷郊的欲望被崇应彪勾起，也不再压抑自己，他的肉穴不断绞缠着崇应彪的手指，还要摆动着腰在他大腿上摩擦，留下一道暧昧黏腻的水痕。

崇应彪抽出手指，将粘在手上的淫液抹在殷郊自己的腹肌上，又抬手轻掴了一下他的臀肉，伸手去沙发边柜里摸出了什么，“别急...等我把套带上，今天回来的时候特地挑的，你保证喜欢。”

因为实在弄不清殷郊能不能怀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每次保护措施都做的极好，所以殷郊一时也没觉得什么，更没来得及反应崇应彪话里的意思。

崇应彪常年训练健身出外勤，身体素质极好，力气也大，双手轻松就能托起殷郊的臀，还用自己的欲望在他的会阴处磨蹭了一阵。

“嗯...那里别...进...进来...求你嗯”崇应彪不仅蹭他的会阴，还要用自己性器的顶部来回顶着殷郊最敏感的肉蒂，时不时在穴口浅浅戳刺，殷郊本来本两指扩张了的肉穴泛起阵阵空虚，他弯着腰把自己的额头贴在崇应彪肩窝里，抬着眼睛可怜兮兮的哀求。

崇应彪被他可怜的眼神看的欲火高涨，然后趁殷郊还没反应过来，猛的松开手。

“啊啊嗯...太...太深了...”殷郊的花穴因为重力猛的将崇应彪粗大的性器尽根吞入，他惊喘了一声，急忙搂紧崇应彪的背想稳住自己。

但崇应彪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几乎是在进入的瞬间就抽动起来，探头去舔咬殷郊因为呻吟喘息而仰起的脖颈。

殷郊刹那间理解了崇应彪之前那句“特地挑的”是什么意思，那包裹着崇应彪性器的安全套竟然是带颗粒的版本，鲜明的颗粒感不断在他的体内刮过敏感的媚肉，像一个按摩器，狠狠抵着他体内的每寸皱褶碾磨，让他又是难受又是快活。

“啊..什么...难受...不行...我不行...”他崩溃的摇着头，指尖不自觉的按紧崇应彪的背，留下几道指痕。

崇应彪侧头亲了亲殷郊的耳朵，一边继续大开大合的在他体内抽插，一边去摸他的肉蒂，用两指不住的搓揉那处敏感，还要时不时的掐一把。

殷郊被分的大开的小腿不自觉的踢蹬了一下，连腿根都因为剧烈的快感而不断的颤抖着，他穴里的水越流越多，又随着崇应彪的挺入抽出而被带出来。他们交合的地方湿黏一片，肉体交媾的啪啪声混杂着水声，刺激着殷郊的神经。

他已经没空再想殷寿对他的精神控制，猛烈的欲望把那些恶毒的话都从他脑海里挤了出去，因为他知道起码在这一瞬间，是有人在渴望着他的。

崇应彪犹嫌不足，他架着殷郊一翻身，将他猛的按在沙发上，随后自己覆在了他身上，他捏着殷郊的下巴去吻他的唇，粗重的呼吸和断断续续的呻吟混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一对缱绻缠绵的恋人。

然后崇应彪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笑了起来，他一边继续在殷郊体内进出，一边贴在他耳边说：“你不知道吧，今天姜文焕还问姬发，要不要和你表白呢。”

“哈啊...别说...唔...唔嗯...”殷郊被那个名字徒然刺激了一下，小穴不自觉的绞的更紧，他伸手去捂崇应彪的嘴，不想听他再说下去。

殷郊不断收缩的媚肉绞的崇应彪头皮发麻，但话语里的抗拒却又让他心里像有团火在烧。

“为什么不能说？嗯？”他一个深顶顶进殷郊身体深处，又抓住殷郊要来捂自己嘴的手按压在他头顶，“你害怕被姬发知道是不是？怕他知道了你的秘密，就不再喜欢你了是不是？”

“不是...呜啊...不是...求你...”殷郊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话还是因为连绵不断的快感颤抖着，崇应彪却不准备放过他。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上床，不找姬发呢？你怕他看不起你，怕他生气！”崇应彪注视着殷郊含泪的眼睛，自己的头脑也不清楚起来，口不择言道：“你来找我，是因为知道我没有道德，而且就算我拒绝了你看不起你，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我。”

他说着说着怒火仿佛更加高涨了，而这股怒火很快又转化为了更深的欲火，他直起身把殷郊的腰腿抬高，让躺着的殷郊能亲眼看着自己在他的花穴里抽插，还要握着殷郊的欲望给他更深的刺激。

“我没有...唔...要...要到了...崇应彪嗯。”前后的刺激让殷郊语无伦次，他想解释什么，但每次开口都只能呻吟，夹击的欲望越演越烈，只能难耐的挺起腰迎合着崇应彪的动作。

崇应彪感觉殷郊夹着自己的肉穴剧烈的收缩起来，大腿淫水涌出来猛的浇在自己的性器上，知道他要高潮了，他又猛又狠的顶了几下，撻动着殷郊的欲望，和他一起射了出来。

殷郊仰躺在沙发上剧烈的喘息了一会，仿佛有点困倦了，但他还记得崇应彪之前的话，“我确实不敢去找姬发，崇应彪。”他顶着困意含糊糊糊的说：“但我也没有不在乎你，我找你是因为我发现我们是一样的人，不是因为你缺德。”

“你也挺缺德的，殷郊。”崇应彪从他身体里退出来，却不愿意从他身上下去，他恶狠狠的亲了殷郊一口，“你就是个玩弄人心的小怪物。”

“真奇怪，殷寿说没人会喜欢我这样的怪物。”听了他的话，殷郊迷迷糊糊的想，“但为什么崇应彪说我是小怪物的时候，却好像很喜欢我的样子呢。”

## 同谋

第二天殷郊醒来的其实并不晚，但也不早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出任务让他的生物钟其实非常准时，但他昨天又是被精神刺激，又是被电击，又是被崇应彪狠操了一顿还是太超过了，加上他身为“玄鸟”的特殊体质，需要在睡眠中修复他身体的暗伤，所以这一觉还是睡的时间长了点。

按道理来说，他们质子团机动特遣队昨天才从冀州区出公务回来，做完了简单的交接以后是可以有两天假期的。但昨天跟在殷寿旁边那个占了“苏妲己”壳子的异常让他十分在意，冀州城收集到的不明残片也没有搞清楚，本来说去见母亲一趟也还没去，根本闲不下来。崇应彪也已经醒了，靠在床头看东西，星际社会科技发达，但崇应彪看的竟然不是电子版材料，而是很稀有的纸制文件，殷郊扫了两眼，发现那好像是从什么古籍上拍下的图片扫描出来的，上面隐隐有只振翅的鸟的图腾。

“你什么时候对这种古籍感兴趣？”殷郊好奇地问。

“随便看看，有些东西我有点好奇。”崇应彪没避着他，但也没仔细解释，带过了这个话题，他的目光不动声色的划过殷郊昨夜还淤青一片的肩膀，那淤血已经完全消了。

殷郊刚刚睡醒，还有些发懵，闻言也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

“吃早饭吗？”崇应彪问他，“给你买了豆浆，加了糖。还有豆沙馅和奶黄馅的包子。”

殷郊喜欢吃甜的，质子营所有人都知道。

殷郊点点头，转身去洗漱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崇应彪已经把早餐摆好了。

殷郊一边叼着包子一边打开自己的个人终端，弹出的第一条就是姬发的消息，问他有没有事，要不要一起吃早饭。

殷郊顿了一下，突然有些心虚，只好回复自己已经在吃了，但下一秒姬发的通讯就拨了过来。

殷郊把全息模式关了，转成普通的通话模式才接起来，姬发的声音有些疑惑：“殷郊，你在哪？怎么不开投影？”

星际科技的私密性很好，除了本人谁也看不到听不到通话的对象和内容，但崇应彪好像刹那间就知道是谁在和殷郊通讯。他没说什么，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殷郊想看 he 怎么编。

“唔...我吃早饭呢。”殷郊含糊的回答。

姬发觉得他可能是在食堂，也没有多疑心，又问他：“昨天殷先生...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咳...他，他怎么会为难我呢。”提到殷寿，殷郊仿佛突然间又感觉到了昨天被他关在玻璃缸里电击的痛苦，他清了清嗓子，觉得有点不适。

崇应彪看了他一眼，把加了糖的豆浆推到他面前，殷郊喝了口甜的，才感觉好了一点。

“但说到这个...姬发，我们下午要安排质子营机动特遣队开个会，我发现了些问题，还有之后的行动安排。”殷郊有点不想提殷寿和自己的事，于是转开话题。

“好。”姬发对他的安排一直没有意见，“我去申请一个保密会议室，然后去通知鄂顺姜文焕...还有崇应彪。”最后一个名字念出来带着咬牙切齿，就连隔着通讯都能感觉到不情愿。

殷郊知道他和崇应彪一直不对付，瞥了一眼在自己面前吃早饭的人，突然觉得有点头疼，“崇应彪我通知吧...”他说，“别忘了还有杨戩。”

姬发那边的声音严肃起来，“殷郊，小心杨戩...他不对劲。”

“他是昆仑派来的人。”殷郊不以为意，“而且他保住了苏全孝的命。”

姬发知道这是不愿意听他的话的意思，殷郊久居高位，虽然平时平易近人，也总是替别人着想，让人并不太能感觉到他的强势，但他的骨子里自有自己的固执，他决定一件事的时候，是很难被人改变的。

姬发叹了口气，软下了语气，“我怀疑他身上携带着不止一种异常，就算是昆仑的人也很危险...我担心你，你知道的。”

“我知道的...”殷郊闭了闭眼，重复了一遍，他知道姬发的身世，也知道他因此对异常的态度一直有些偏激，所以很不愿意和他讨论对于异常的观点，因为每讨论一次，就在反复提醒他，他和姬发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对，我其实不能算人，我就是危险的异常。”殷郊边想自嘲的笑了一下。

殷寿的话又响在殷郊耳边，“如果姬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会想销毁你的吧...”

想到这里，殷郊的太阳穴一抽一抽的跳了起来。

姬发光明，正直，有健全的家庭，这是对殷郊来说天然的吸引力。但殷郊不是靠恋爱脑活着的，如果姬发是熊熊燃烧的壁火，他就是在黑暗寒冷中行走的旅人，他本能的想要靠近那团火，但同时清楚的知道如果靠得太近，自己就会被灼伤。

“而且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殷郊想。“不能让姬发知道的事。”

通讯挂断了，殷郊揉了揉眉心，克制了一下自己又有些翻涌的情绪。

“你们真有意思...”崇应彪凉凉地揶揄道：“两个人都没长嘴，不会好好说话，最后便宜了我。”

“你知道这不是嘴的事...而且也不能算便宜了你，毕竟你技术不错。”殷郊吃饱了，披上外套往玄关走去，不忘扭头提醒他：“别忘了下午开会，地点姬发订好了发群里，到时候见。”

大门在崇应彪眼前被带上了，他定定地盯着那门看了一会，不知道在想什么，随后伸手拨通了一个通讯。

通讯接通了，对面的那个人居然长着和崇应彪十分相似的脸，但他此时看起来憔悴极了，浓重的黑眼圈，双眼布满血丝，从来架在眼睛上的金丝边眼镜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完全不是崇应彪所熟知的衣冠楚楚的样子。

但崇应彪却毫不意外，“崇应鸾。”他说，“想必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东西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那个被叫做崇应鸾的人嗓音嘶哑极了，他问：“你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崇应彪勾起唇角“只是告诉你真相罢了，你那幼稚的父慈子孝的游戏玩的太久了...是时候知道你的好父亲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

“那也是你父亲！”崇应鸾愤怒的回了一句。

“他不是...”崇应彪冷漠地说：“我没时间和你浪费，也不想在这看你表演你有多痛苦，我当初比你痛苦一万倍...崇应鸾，你就说你要不要合作就行。”

画面静止不动了，崇应鸾仿佛整个人僵住了，崇应彪嘴上说着没时间浪费，却出乎意料的很耐心的等着他的回答。

“我愿意和你合作...你要我做什么？”崇应鸾沉默了良久，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要你秘密的在北崇SCP机构和崇侯虎所有的私人保险柜里帮我找一样东西。”崇应彪说：“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但它应该是一副骸骨...一副鸟类的骸骨。”

“可以...”崇应鸾答应了，他仿佛欲言又止，终于觉到崇应彪准备挂断通讯的时候没忍住，“崇应彪...真的是父...真的是崇侯虎亲手杀死母亲的吗？”

崇应彪闭上了眼睛，仿佛想起了什么极度痛苦的记忆，双手握拳青筋暴起，“当然是真的了...大哥，你不是看到证据了吗？”

他的话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混合着令人心惊的仇恨和鲜血，“我亲眼看见的，不然为什么崇侯虎也想杀了我呢...”

崇应鸾的全息投影猛的熄灭了，崇应彪没在意他，反而伸手拿过殷郊喝过豆浆的杯子，他的手在杯沿上来回摩挲，深情缱绻的像是在磨蹭殷郊的唇。

“希望你能给我个惊喜...”崇应彪在无人的房间里喃喃道“小玄鸟。”

殷郊从崇应彪的公寓出来后，并没有回自己的地方，他不知道给谁发了条信息，很快就收到了回复，接着径直朝医疗研究中心走去。

朝歌SCP总部布局错综复杂，几乎每进一个门都需要相应的权限，但殷郊的权限优先级很高，甚至比殷寿还高一点，那是他大伯殷启为了恶心殷寿特别给他开的。

殷郊到了医疗研究中心的时候杨戩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换上了一件白大褂，和朝歌医疗研究人员的制服不同，胸口有一个太极图，那是昆仑的标志。

他见到殷郊也没先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算作打招呼，两个人就这么一路沉默直到进入杨戩的专人研究室。

“这里没有殷寿的监听设备。杨戩关上厚重的保险门，才开口，“你有什么话可以在这里说。”

殷郊一时没有开口，他站在门口把杨戩上下打量了一遍，那目光里有一股审视的意味，殷郊这么不动声色打量人的时候，就像一只盯住了猎物的猛兽。“应该是有话对我说吧，杨戩哥...或者我该尊称你，二郎神？”



杨戬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十分特别，但二郎神这个称呼对于各个星系SCP的高级工作人员就可谓如雷贯耳了。他是昆仑维和组织O5议会成员玉鼎真人的高徒，年少有为，能力极强，多次跨星系处理收容高危异常，是昆仑组织司法部的骨干，甚至有传言说司法部长的位置其实已经内定给他了。

“还是叫我杨戬就行。”杨戬并没有否认殷郊的称呼，也开门见山道：“昆仑没有恶意，小玄鸟。”

在听到他对自己称呼的刹那间，殷郊的身体都绷紧了，那是一个可以随时进攻的姿态。他默默的往门口移动，紧紧抿起了唇，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警惕的瞪着杨戬，好像在分析是应该先逃走还是先弄死他。

这明明是剑拔弩张的时刻，杨戬却突然觉得殷郊瞪着自己的样子有点可爱。

所以他的声音也不由自主的软了一点，“我们没想收容你，也不会干涉你的自由，只是想保护你。”

玄鸟天生能放大人的情绪，也对善意恶意十分敏感，殷郊瞬间感受到了杨戬并没有恶意，暂且信了三分他的话，但还是没完全放松，“是保护我，还是监视我？”他问。

“昆仑最重要的职责其实是维护各星系的和平，甚至我有些同事也是类人有意识的“异常”...只要经过专业的安全评估，昆仑一般不会对有自我意识和智慧的“异常”多加干涉。玄鸟的分级是Thaumiel和Archon，所以我们不会动你。”

杨戬说着向殷郊展示了昆仑数据库里玄鸟的页面，那页面其实并不详尽，连图片都没有，到处都是涂改，还有一些栏目干脆是空白，但分级一栏的确记录的是：“Thaumiel/Archon级（不可修订）”

Thaumiel级是可以用来收容和抵制其他异常的异常，而Archon级则是被判定为不应被收容的异常。

殷郊这才松了口气，但立马又紧张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玄鸟的？你们昆仑调查出来的？还有谁知道？”

杨戬叹了口气，说：“昆仑的交代只是保护玄鸟，我也是见了你才发现你就是，这件事就算在昆仑也只有O5议会的高层十二金仙才有权限知道，你不用担心泄露身份。”他说着，伸手在自己的额头上竖着划了一道，一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顺着他划过的指尖睁开了来。“因为这个，我的异常“天眼”。能分辨出人和异常不同的气场。”杨戬说。

殷郊又问：“为什么你们要保护玄鸟？还派你这么厉害的人来？”

“因为我们的异常“封神榜”失窃了。”杨戬说，“我们对封神榜这个异常掌握的也不多，对它的用法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它可以吸收生物的灵魂能量的高阶Apollyon级，而且最早的典籍记载，封神榜和玄鸟是同时出现的，所以你身边可能会有线索，再者朝歌星系最近异常数量大幅度增加，我们初步怀疑是沉寂已久的碧游宫又卷土重来，所以派我来一边保护你，一边协助你解决这些异常造成的问题。”

殷郊之前被关在玻璃缸里电击，也并没有听到“苏妲己”告诉殷寿的关于封神榜对话的内容，这层关系他也是第一次了解，但他当即想到了什么：“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了个猜想...封神榜有可能在殷寿手里，至于你说的碧游宫的势力，我昨天在他身边见到了一个异常可以占用人身，可能和它有关系。”

“可是我们需要证据。”杨戬道，“殷先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的权限也不够直接上门搜查，只能找你合作。”

殷郊的脸色有些黯淡下来，“我反抗不了殷寿。”他说，“我被他控制了。”

“这件事我们知道。”杨戬并不为了他的话感到惊讶，“玄鸟能被提供给自己血脉的人控制，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之前想过可以从姜桓月会长身上做些文章，但发现这并不能抵消殷先生对你的影响，只会让你崩溃，所以...”

“不许从我妈妈身上做文章！”殷郊猛的打断了杨戬未出口的话，他声音紧绷着，面色严肃地警告道：“昆仑想要我的配合，可以。但你们必须保证我母亲的安全，保证不利用她做任何事，否则我不会和你们合作。”

杨戬有些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但又有些理解他，点点头补齐了剩下的话：“所以这条可能性已经废弃了，我们会另外想办法，我保证。”

听到他这么说，殷郊才终于放下心来，“麻烦替我转告对昆仑的感谢。”他说：“如果真能在不伤害我母亲的前提下解除殷寿对我的控制，我可以配合你们做任何事。”

他的眼睛里恢复了光彩，好像只是想到这个脱离控制的可能就足够让他开心起来。

看到他这个样子，杨戩也不由自主的被感染了喜悦一般，他的手不自觉的落在殷郊发顶揉了揉，“我们会的。”他说“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 桓月

殷郊没防备，被杨戩的手揉了个正着，有些怔愣住了，接着他反应了过来，有些狐疑的看了杨戩一眼，微微退后了半步。

杨戩这才发现自己的动作有些不太妥当，尴尬的收回了手，解释说：“我在昆仑有个小师弟，就是和我你说的在昆仑作为工作人员的“异常”之一，叫哪吒...我把你当成他了。”他停顿了一下，欲盖弥彰的补充了一句：“像我弟弟。”

他见殷郊还是不信，划开个人终端解除了隐私模式，给哪吒拨了个通讯，不出片刻，一个扎着冲天鬃的小男孩就出现在了殷郊面前。

“杨戩！你终于知道联系我啦！”那个小男孩活泼开朗极了，一接通就迫不及待的问：“殷商星系好玩吗！我在昆仑可无聊了，师父天天逼着我训练，还要写大字...我也想去朝歌找你玩！诶这是谁啊，是你之前说过的那个有趣的殷郊吗？”

“有趣？我？”殷郊脸上狐疑的神色更重了。

“咳！我什么时候说过了！”杨戩暗示性的清了清嗓子，反驳道。

但哪吒根本不会看眼色，他甚至以为杨戩真的在问他，大刺刺的说：“就前几天你说你在冀州星区的时候啊！你师父问你在殷商星系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你说有趣的事倒没有，但有一个有趣的...”

哪吒还没说完，他的影像就凭空消失了，杨戩忙不迭的挂断了通讯，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转头对殷郊说：“童言无忌，你别放在心上。”

看到杨戩手足无措的样子，殷郊反而笑了起来。他今天和杨戩也算是交了心，而且杨戩明知道他是“异常”也没露出半点嫌恶甚至还说他有趣的这个认知让殷郊更是开心。

他身体的异样和异常的身份曾经一直是他背负着的最隐秘的心事，也是被殷寿用来精神控制他的最深切的不安。但如今这两个秘密都有人和他共享，那在精神上禁锢着他的枷锁仿佛也松了一层。

虽然血脉上的控制还没有办法解除，但殷郊总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他也伸手拍了拍杨戩的肩，笑道：“你也挺有趣的，杨戩哥，那就麻烦你保护我啦。”

杨戩觉得他就像一只珠贝，警惕坚硬的外壳打开来，露出里面一团孩子气的柔软内里。

从医疗研究中心出来，殷郊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些，他看离下午的开会时间还早，又马不停蹄的跑去找姜桓月。

姜桓月虽然是殷寿的妻子，但能坐上朝歌SCP总部伦理委员会会长的位置全靠自己努力，殷寿不仅没帮忙，可能还起到了拖后腿的作用。

姜女士嫁来朝歌前是东鲁星区的掌上明珠，嫁来朝歌后又是殷家的二儿媳，可性子却很好，没有那些盛气凌人的毛病，总是温温柔柔的。但她的温柔却不是一味的包容和妥协，反而柔中带刚，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压倒她。

唯一让她操心的就是殷郊，她并不知道殷寿做过的手脚，在看到殷郊生下来的时候明显异于常人的身体时，她也只是担心他的身体，后来殷郊一天天健康的长大了，她又开始忧心儿子被谁骗了去受委屈。她给了殷郊所有的爱，才让殷郊能在殷寿的折磨下还坚持没长歪。

殷郊至今有弹古琴的习惯，就是姜桓月培养的。其实星际时代已经没有人还会弹古琴了，连琴谱都要花大价钱才能寻来。

殷郊至今记得母亲教他弹琴的时候，她温柔的搂着殷郊说：“郊儿，弹琴不仅可以静心，如果你有什么心事，不愿意告诉妈妈，也可以对你的琴说。”

年幼的小殷郊懵懵懂懂：“我有什么不能和妈妈说的呢？我最爱妈妈了。”

殷郊叫妈妈的时候总是两声平读，显得又郑重又可爱，哪怕到了现在也还是这样。

他叫的姜桓月心都软化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难过，她把小小的殷郊抱在怀里，亲吻着他的额头肯定道：“妈妈也爱你，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妈妈都会爱你保护你，你要永远记得这一点。”

殷郊坐在母亲休息室的沙发上没等一会，姜桓月就出来了，她踩着细跟的高跟鞋居然还能如履平地，三步两步就走到殷郊面前，不由分说的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殷郊个子高，被她这么一搂，只能弓着腰把下巴垫在她的颈窝。这其实是一个别扭的姿

势，但殷郊却甘之如饴，他深吸了一口气，突然觉得有些委屈了。

“如果妈妈知道我只是个异常，不是她真正的儿子，会讨厌我吗？”这个念头突兀的在殷郊脑海中闪了出来，让他又恐慌又痛苦。

母子之间仿佛确实心有灵犀，姜桓月立刻感受到了他情绪不对，他拉着殷郊做回沙发上，捧着殷郊的脸打量着他泛红的眼眶，问：“郊儿怎么不开心？”随后没等殷郊回答，她就好像立刻懂了什么：“是因为你父亲吗？”

姜桓月现在和殷寿貌合神离，但恋爱和刚结婚的那会确实是甜蜜了一段时间。东鲁星区最重视血脉亲情，本来她父亲是不忍她远嫁的。但那时候她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了殷寿，帅气高大又温柔有礼。殷寿如果想装，能装成任何一个讨人喜欢的模样。姜桓月很快接受了他的追求，最终步入婚姻。

殷寿本来可能可以一直不着痕迹的装下去，直到借姜桓月完全控制东鲁星区，但殷郊出生了。

任何母亲对投注到自己孩子身上的恶意都敏感极了，更不用说这恶意来自于孩子的父亲。姜桓月开始以为殷寿对殷郊的恶意来源于殷郊是个双性。但很快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她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次殷郊为了救一只小猫从高高的树上摔了下来。

他摔得重极了，家庭医生来检查的时候甚至下了就算恢复也可能会影响以后活动的诊断。姜桓月抱着殷郊，无声的流眼泪，小殷郊仿佛知道她有多难过，伸手替她把眼泪擦了，还主动亲了亲她的脸，小声的保证：“我会好起来的。”

然后小殷郊就整整昏睡了两天，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下床走路了。他年纪小，并不懂这么重的伤是不会两天就好的，又一门心思让母亲不要那么难过。但当他开心的像姜桓月展示自己已经恢复的时候，姜桓月却并没有那么开心。

因为她意识到殷郊不可能是个普通的人类幼儿。

她也是SCP的高层，又就职于伦理委员会，太多的前车之鉴，再结合殷寿对殷郊怪异的态度，她几乎立刻就反应过来是殷寿做了手脚，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儿子可能是个异常。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终于下定了决心：“管他的。”她想，“殷郊就是我的儿子，只是我的儿子。”

一直以来殷寿自以为瞒姜桓月瞒的很好，而殷郊并不知道母亲已经猜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害怕她知道真相后不再认自己，所以也不愿意让她知道。他们父子俩在瞒着姜桓月这件事上竟然达成了个微妙的共识。而姜桓月虽然知道殷寿不喜欢殷郊，也没想到他竟然能那么丧心病狂。

而现在，姜桓月握着殷郊的手，眼睛里全是关心，她见殷郊没回答，又追问道：“我听说昨天你一回来你父亲就把你叫去了，是不是他对你说了什么了？”

殷郊有点没想到一下就被她猜中了心事，一时间有些怔愣，然后他怕被看出端倪，立刻垂下眼睛想掩藏自己颤动的眼神，“没有...”殷郊调整好情绪，重新对母亲扬起了一个笑脸，“父亲没有为难我的。”

姜桓月才不信他的话，只说：“郊儿，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愿意让我担心...你不想说的事我不会逼你，但你要答应我，不要委屈你自己，可以吗？”

“妈妈。”殷郊握着她的手，“我不委屈的...只要你在，我就不委屈。”

接着他突然想起一件正事，正色起来：“我咋他去见父亲的时候，看到了苏姐己和他在一起，母亲，她不是你赞助过的学生吗？”

姜桓月也没瞒他，说：“是，她还是你们质子团特遣队那个苏全孝的妹妹，是个好孩子。我要和殷寿离婚，最近在收集证据，她还自告奋勇说要帮我...我和她说不要冲动行事，看来她没听。”

“可如果她原来没问题，那我怀疑，她可能被异常影响...或者说附身了。”殷郊神色变得愈发凝重，他说着叹了口气，“苏全孝在冀州也受了伤，现在还昏迷不醒...”

姜桓月也蹙起了眉头，“这件事我会注意，苏全孝也会好起来的。”她边说边拍了拍殷郊的头，温柔道：“郊儿，你还有妈妈在呢，不用什么都压在自己身上。”

“妈妈会一直在吗？”殷郊眼巴巴的对上了姜桓月温柔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确定道。

“会一直在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爱你。”姜桓月说。

殷郊一直待到陪姜桓月吃完午饭，姜桓月下午还有事，他也要赶着去开会，这才依依不舍地走了。走之前还要一步三回头的叮嘱姜桓月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姜桓月开始还笑咪咪的听着，觉得孩子长大了，越来越知道关心母亲了，但到了殷郊试图重复第四遍的时候，她

终于忍无可忍，用一块糖堵住了殷郊的嘴，把他推出门去了。

殷郊含着糖走到保密会议室的时候离开会的时间还早，只有姬发在，他正靠坐在沙发上翻自己的个人终端里的加密相册，如果那终端没调成私人模式，殷郊一定会被震惊，因为那相册里满满都是殷郊的照片和视频，有日常的，训练的，没事干发呆的，出任务时的，醒着的，睡着的不一而足。姬发翻着翻着就不禁有点出了神。

殷郊今天一天都很开心，和姬发又太熟了，他看姬发好像在发呆的样子，也没和他客气，直接往姬发的腿上一扑，伸手蒙住他的眼睛，凑在他耳边故意粗声粗气道：“快猜我是谁。”

姬发没防备被他一扑，战斗素养极强的身体先大脑一步反应，翻身就是一个反制的动作，把殷郊按在了沙发上，一条腿还抵在殷郊胯间压着他不动。

接着他回过神来，个人终端里的那张脸就出现在了眼前。殷郊被他压着，好像还有点惊讶，睁着无辜的眼睛望着他，双唇微微张开，是一个可怜的表情。他们的距离离得太近了，近到姬发甚至觉得自己能闻到殷郊唇齿间草莓糖香甜的味道。

下一秒姬发觉得自己被那香甜的气息蛊惑了，他从来不爱吃糖，但却突然好奇这味道到底有多甜，所以他低头吻住了殷郊的唇。

“唔...”温热的唇覆在殷郊的唇上，殷郊的手被姬发按在头顶，是一个无法反抗的姿势。

姬发亲吻着殷郊的唇还并不满足，他无师自通的用舌尖抵进殷郊微张的齿关，先是在他的上颌处来回扫弄，又去舔吻殷郊的舌尖，刚开始他生涩极了，但不久就好像掌握了要领，直吻到殷郊呼吸都急促起来。

“姬...姬发...唔...”殷郊被他亲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又双手被制，只能试图挪动身体，但他不动还好，一动姬发就闷哼一声，他的唇舌暂时离开了殷郊的口腔，哑声道：“殷郊！别乱动。”

殷郊经过人事，刹那间就感受到了姬发身体的变化，但他还记得这是随时会有人来的会议室，刹那间就有些惊恐了。

“你...你...”他的脸色发红，但张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姬发也有些羞恼，他一时没控制住吻了殷郊，又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此时自己喜欢的人被自己压在身下，让他控制不住的起了反应。

他们四目相对正有些尴尬，会议室的门却传来滴的一声，紧接着划开了。

“咳。”杨戬迈进会议室的第一眼就看到了沙发上交叠的两个身影，殷郊被姬发压着，脸色发红衣衫散乱。

这本来其实不关他什么事，但他莫名就觉得有些刺眼。

他把情绪压在心底，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轻轻敲了敲会议室中心的木桌，问：“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 惊讯

杨戩嘴上说着打扰，却好像没有真的打扰到别人的自觉，就这么站在原地，手还撑在桌子上好整以暇的看着姬发和殷郊。

有一瞬间姬发觉得他是故意想找茬，但杨戩的表情太正直了，目光也不躲不闪，大有姬发不从殷郊身上下来他就在这盯到天长地久的架势。

“觉得打扰到别人还赖着不走，就是昆仑的规矩吗？”姬发本来就对他不太信任，咬着牙刺了一句。

“原来在要开会的会议室压着自己队长欲行不轨是西岐的规矩，受教了。”杨戩毫不相让。最后姬发还是从殷郊身上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冷静，于是在会议室配备的卫生间里朝自己脸上泼凉水，镜子里映出他有些阴沉的脸色。刚刚他亲吻殷郊时，明显殷郊也是有感觉的，姬发默默地想，他总觉得殷郊对他是一种很奇怪的态度。他能感觉到殷郊对他的好感，也知道自己的关心表现的十分明显，他们在一起明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可每次他想进一步，殷郊都会隐晦地后退一步，好像有什么事怕他发现。

姬发骨子里就有一种掌控欲和占有欲，特别在对殷郊的问题上，他根本无法容忍自己有被瞒着的可能，“我要弄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姬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下定了决心。

另一边，在姬发走了以后，殷郊坐在沙发上整了整自己的衣服，尴尬的和杨戩没话找话：“你来的有点早啊。”

杨戩没戳破他这蹩脚的转移话题的方式，绕到他旁边伸手自然的替他把反卷过去的领子整理好了，“殷郊，你心率好像有点高了。”他说。

殷郊的心跳在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更快了，好在姜文焕和鄂顺的及时到来把他从这个尴尬的境地里拯救了出来，接着崇应彪也赶到了。

待他们一行人都纷纷落座，负责技术研究的鄂顺立刻迫不及待的开口，“殷郊，我用总部更精细的设备分析了我们从冀州区带回来的那块残片...很不对劲。”他一向温和带着笑的脸上破天荒凝重起来，“这应该是个可以收容高阶异常方便转运的容器，但我仔细检查了它残存的能量，和这次那个冀州城池并不同源...而且...”他的话说的又快又急，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

“而且...我去查了所有总部和四方分部记录在档的异常...”姜文焕拍了拍鄂顺的背，自然而然地接过了他的话，“完全没有对的上的。”

殷郊的眉目也沉了下来，他严肃的说：“所以可能有一个从未备案的高危异常在冀州区附近打碎了押运它的容器...潜逃了，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这不对啊。”姬发也蹙起眉，“殷商星系任何异常只要进入运输过程就一定会有备案和记录，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随后他好像反应过来什么，扫了坐在殷郊对面八风不动的杨戩一眼：“除非是有人从外星系把它带进来的。”

杨戩听出了姬发话里的意有所指，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摊开手，“昆仑不会做这种事，我们系统的异常调用记录肯定比殷商星系规范，如果殷郊怀疑我，我可以随时向他开放我的权限和记录。”

“我大概知道一种可能，我昨天去见殷寿的时候，他身边就跟着一个异常，我趁它不注意留了一缕能量。”殷郊将口袋里的一个小瓶子抛给鄂顺，“你看看是不是同一种？”

“什么？殷先生身边有个异常？”姬发震惊道。

“有人心里大英雄的形象崩塌了？”崇应彪嘲讽他：“你不会真被殷寿骗了，觉得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好人吧？他在冀州区眼都不眨的就让苏全孝去送死，你就没怀疑？”

“我...”姬发有点被冲击到，他往殷郊脸上看了一眼，发现他的神色没什么变化，并没有反对崇应彪的话，就知道这话是真的。

他虽然还有些不可置信，但很快就冷静下来，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

检测异常是不是同源往往比较复杂，但鄂顺这次并没花什么时间，只是简单扫描了一下就给出了肯定答案，“绝对不是。”他斩钉截铁的说：“这个异常的能量明显比冀州区那个高不只一个量级。”他一边说一边展示已经亮起警报的检测仪。

“这就有点棘手了。”殷郊将自己和杨戩的推测说了，其中隐去了关于玄鸟和自己的内容，只着重说了封神榜遗失，怀疑是殷寿和星盗组织勾结的部分。

“妈的。”崇应彪听完骂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殷寿脑子有病吗？和星盗勾结？”

姜文焕也震惊了，“你确定吗？那我姑姑知道吗？”

“我和母亲通过气...她大概也猜到了一点。”殷郊说：“我也想让爷爷和大伯向他施压...但他们最近在偏远星系度假，联系不上。”

“联系的上也先不能说！”崇应彪道：“他们会不会相信你不说，万一打草惊蛇，殷寿肯定会猜到是你...你不要命了吗？”

殷郊被他说的一愣，随即垂下了眼睛，小声说：“他应该不会杀了我的。”

“应该？应该是什么意思？他想过要杀你？”姬发终于摸到了一点被殷郊隐瞒的密码的头绪，随即一股极度猛烈的怒气倏然冲向他的大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的站起来，动作之大甚至带倒了身后的座椅，他不由分说的要去攥住殷郊的手腕，一直以来的冷静都消失不见了。

“你干什么？”崇应彪也站了起来，他的手从侧面横插过来，把姬发挡开了。

“冷静，你们还嫌不够乱吗？”眼看着他们要打起来，杨戩看不下去了，他看着瘦，但手上力气却极大，不由分说的把姬发和崇应彪按住了。

殷郊这才反应过来，刚张嘴想要说什么，他的通讯器就响了，一个面色匆匆的高级行政人员出现在有些剑拔弩张的众人眼前。

“质子团机动特遣队队长殷郊。”那人并不废话开门见山道：“北崇星区出事了，我们驻扎在当地的联络人员收到北伯侯大公子崇应鸾的消息，北崇可能出现了与异常相关的烈性传染病...但北崇的崇侯虎隐瞒了这一点，并没有上报，现在情况快要失控了。”他顿了顿郑重道：“质子团，你们有新任务了。”

“北崇？”殷郊愣了一下，转眼去看崇应彪。

然而崇应彪却并不意外，“是崇侯虎能干出来的事...”他说。

随即他又恍然大悟，心想“怪不得几日前一直孺慕崇侯虎的崇应鸾突然像失心疯一样问我如果崇侯虎不是好人怎么办。”

殷郊那边已经让工作人员把相关资料传到他个人终端，然后挂了通讯，

“这个异常会是那个被秘密运输的又逃逸的东西吗...”姜文焕猜测。

“很大可能...”杨戩应和着点点头“但也要去看了才能确定。”

“既然如此，大家都回去准备，今天看看材料，通知我们的出发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殷郊将资料分发到群里，认真道：“如果这件事是星盗计划中的一环，那这次各位一定要多加小心，带齐所有可能有用的设备...先散会吧。”接着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跟了一句：“崇应彪你等等，和我讲讲你们北崇的事。”

姬发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也知道正事要紧，加上他今天因为殷寿的真面目有些惊讶，心绪杂乱，便还是什么也没说。

等会议室只剩崇应彪和殷郊两个人了，崇应彪才开口：“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你也知道我和崇侯虎有仇，他私底下的一些交易是永远把我排除在外的。”他想了一下，又说：“不光是我，连崇应鸾都不一定搞得清楚...在崇侯虎眼里，崇应鸾是他要好好保护的继承人，我是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孽障，如果真有这种交易，那么最大可能是由他自己推进接洽的。”

“所以我们这次去北崇，不光要收容那个高致病性的异常，还要想办法查清楚崇侯虎和殷寿有没有什么私下的利益往来。”殷郊说。

“那这件事可以找崇应鸾，崇侯虎不待见我，我去反而适得其反...”崇应彪道“我可以联系他，他会配合的。”

殷郊知道崇应鸾是和他长得很像的大哥，所以他始终对崇侯虎对崇应鸾和崇应彪天差地别的态度百思不得其解，但每次问崇应彪都会被他的三言两语绕过去，久而久之殷郊发现他应该是不愿意说，也就没再勉强。

他与崇应彪同病相怜，但自己好歹还有姜桓月照顾，崇应彪母亲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崇应彪现在能这么平静的剖析自己畸形的家庭关系，也不知道是受了多少委屈与伤害。想到这里，殷郊面上却不由自主露出了些心疼来。

崇应彪自然注意到了他流露的情绪，也立刻猜到了他的想法，他伸手撑在殷郊坐的的扶手椅两边的扶手上，那是一个把人圈在自己怀里的姿势。

“不用替我心疼...”崇应彪低头凑近殷郊的脸，亲了一口他微抿的唇，“算起来我还应该感谢崇侯虎，因为他我们才能是一种人，不然怎么能骗你愿意和我上床？”

他这么一说，殷郊就知道今天的正经事讨论到此结束，他抬手轻推了凑的极近的崇应彪一把，“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崇应彪却不退反进，顺势抓住殷郊伸过来推他的手亲了一口，低声问他：“今晚还来吗？”殷郊往后靠在椅背上，目光故意在崇应彪身上转了一圈，然后抬眼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灵动，这么打量人的时候目光里简直像是有一把小勾子，勾的崇应彪更加心猿意马起来。

“别浪...明天还要出任务，快回去准备你的装备，在北崇还要靠你。”殷郊却正色起来，他双手交叠着撑在崇应彪胸口，但话里却带着笑意。

崇应彪也知道确实不太合适，顺着他的力道后退了两步故意做了个夸张的鞠躬礼。

“行吧，太子殿下说了算。”他说：“那明天见。”

崇应彪也走了，会议室里陡然安静下来，殷郊想起自己这一天忙忙碌碌的接受各种信息，又想起之后在北崇不知会发生什么，突然莫名有些疲惫，可事不可避，他最终还是深吸一口气，准备也回去收拾一下。

但在他没注意的地方，会议室自带的小盥洗室的门悄无声息地划开了，而门后的姬发脸色阴沉到了狰狞的程度。

“殷郊。”姬发轻轻地问“你什么时候和崇应彪上床了？”

一道重锤轰然落下，殷郊不可置信地回头，对上了姬发深不见底的眼睛。



## 争辩

“姬...姬发...”殷郊在看到姬发听到他的话的一瞬间，大脑就好像已经完全停止了反应，他浑身颤抖着，耳边因为剧烈的恐慌而响起无意义的轰鸣。

姬发也并不比他好多少，他的双手因为用力攥紧拳头而青筋暴起，掌心还有鲜血滴滴答答的往下流，那是因为指尖狠狠掐进了肉里，但他却觉得自己无比冷静，冷静到能想起崇应彪和殷郊说的每一句话。

“为什么...？”姬发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为什么是崇应彪？”

殷郊说不出话，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他知道姬发是在质问，但他的理智完全拒绝处理这些信息，所以这些话到了他耳朵里就成了毫无意义的音节，他茫然的想：“我要失去姬发了吗...我这么努力的瞒着他，想要表现的像个正常人，不想让他讨厌我...是我错了吗。”

若是平时的姬发，一定瞬间能感觉到殷郊状态不对，但现在的姬发所有的理智都用在了控制自己的暴怒上了，竟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他还在质问：“我以为你也喜欢我，殷郊...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崇应彪到底哪里好？我说过他不是个好人，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他这句质问其实已经是压抑了很多戾气后很平和的问话了，但听在殷郊的耳朵里却如同一声炸雷，因为这句话竟然和殷寿经常对他说的话重合了起来。

殷寿会一次又一次地说：“殷郊，我说过不要试图隐瞒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殷郊的精神越发不稳定，他开始分不清虚幻和现实，分不清面前是他喜欢的姬发还是虐待他的殷寿。如果姬发足够冷静仔细看，会发现此时殷郊的眼睛里时不时浮现着金色的光，那是玄鸟之力感应到危险而随时要破体而出的征兆。

但姬发不够冷静，他猛的往前走去，就要去拉殷郊。

如果是殷寿说完那句话再朝殷郊走来，那下一件要做的事不是抽他鞭子就是踹他一脚，殷郊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但身体已经先一步发出了警报，他扭头就想往门外跑，但被姬发狠狠按在了会议桌上。

他们两个人如同两只野兽，面对面喘息着，姬发的被怒火冲昏的大脑愤怒的叫嚣着，“占有他，控制他，把他关起来。”

那盘旋在脑子里的话语像一个魔咒，姬发觉得自己被蛊惑了，下一秒就要伸手去撕殷郊的衣服。

殷郊现在也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应激状态，身为玄鸟的天赋让他感受到了从姬发身上爆发出的强烈控制欲。

他出离的恐惧了起来，用力挣开姬发对他的压制，突然爆发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殷郊仿佛困兽一般：“我的命是你给的，我可以还给你...但我不要听你的，我不要听任何人的，我受够了被人控制。”

他剧烈的颤抖着，眼前殷寿虚幻的面孔消退了，然后他又看到了姬发，那一瞬间他疲惫极了，“你说你喜欢我...可你喜欢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我，你会因为觉得崇应彪和杨戩不是好人而不喜欢他们，会因为殷寿不再是你心里的英雄而放弃崇拜他，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我...你也会讨厌我的。”殷郊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

姬发终于发现了他的不对劲，他一时也顾不上再生气，就要去查看殷郊的状态，而殷郊却不让他碰。

“姬发。”殷郊后退了一步，轻轻地说：“如果你以后会恨我的话，现在就不要再靠近我了。”

“殷郊！”姬发觉得自己也要崩溃了，“我不喜欢崇应彪，不喜欢杨戩，不再崇拜殷寿都是因为你！我永远都不会恨你...我...”他的话没说完却突然止住了，因为殷郊的精神终于不堪重负，向前一倒，就这么晕了过去。

姬发抱着怀里的殷郊简直肝胆俱裂，但这个时候把殷郊送去医疗部肯定会被殷寿知道，说不准就要节外生枝。他拧着眉头思考了一下可能会知道殷郊状态的人，最终还是不得不从通讯录里拎出一个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拨通的号码。

崇应彪本来就没走太远，接到通讯后他很快就赶到了，还带来了杨戩。

他们到的时候，姬发颓然的靠在沙发上，让昏迷的殷郊枕着他的大腿，希望能以此让他舒服点。

“你他妈的把殷郊怎么了？”崇应彪也愤怒极了，他前脚走的时候殷郊还会说会笑，过了甚至半个小时都不到就躺在这人事不省。他想去把姬发揪起来揍一顿，但碍于殷郊还躺在他腿上，一时没有动作。

“我还要问你背着我对殷郊做了什么！”姬发也怒道：“还有你把他叫来干什么？还嫌不够乱？”

他指的是杨戬，崇应彪知道，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杨戬就自发的接了话：“因为这里只有我懂医疗，如果你们再吵架还帮不上一点忙，就麻烦滚出去。”

杨戬在殷郊面前一直温和守礼，话也不多，但早上他刚说要保护殷郊，下午殷郊就昏迷，他也有些心情不好，那些属于二郎神的尖锐内里便露了些端倪。

他检查了一下殷郊的状态，说：“殷郊应该是受了精神刺激，但在这里没有仪器我也没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得把他送到我的医疗室去。”

姬发和崇应彪不敢耽误，但又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抱着或背着殷郊去，只好又联系姜文焕，让他开收容组配备的可供总部室内通行的磁悬浮车来。

姜文焕听说自己表哥出了事，火急火燎的就赶了过来，他本来还想通知姜桓月，但被拦住了。

“殷郊应该不会想让你姑姑知道。”鄂顺说。

等终于把殷郊送到杨戬的医疗室，经过一系列检查，才终于确定殷郊除了过度的精神刺激外没有大碍，但什么时候会醒，杨戬也说不好。

大家的心放下了一半，另一半只能等着殷郊醒过来，杨戬嫌他们碍事将他们轰出了病房，直到这时候崇应彪才又想起要兴师问罪。

他没再客气，一拳就照着姬发脸上砸去，而姬发对他也是怨气冲天，当即还手，两个人你来我往的扭打在一起，最后还是姜文焕和鄂顺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分开。

他们四个人气喘吁吁的摊在杨戬休息室的沙发上和地上，每个人都狼狈极了，过了一会姬发才终于开口道：“姜文焕，鄂顺，你们出去一下，我有话要问崇应彪。”

“不行！”姜文焕怕他们俩又要打架，立刻拒绝。

“姬发，殷郊还昏迷着，你们俩就别闹了。”鄂顺也苦口婆心的劝道。

“我不会和他打架。”姬发说：“我只是有些问题要问他，我保证。”

姜文焕和鄂顺听他的保证倒也诚恳，对视一眼，才一步三回头的从休息室离开了。

他们一走，房间里立刻陷入寂静，谁都没有先出声，最后还是崇应彪忍不住问：“你到底怎么刺激殷郊了？”

他一说话，姬发又猛的攥起了拳头，但下一秒他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问：“你和殷郊什么时候开始的？”

崇应彪一听就知道是自己和殷郊之前的对话不知怎么被姬发听到了，他本想刺激刺激姬发，告诉他自己和殷郊多么两情相悦多么干柴烈火，但一想到殷郊还躺在病床上，他又觉得没意思了，最终只嘴硬说：“没在一起，各取所需罢了。”

但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姬发更好受点，他咬了咬牙，又问：“那殷寿和殷郊又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也决定开诚布公：“殷郊崩溃昏迷前，有几句话好像是因为把我当成殷寿才吼的...”

崇应彪疑惑了：“他怎么会把你认成殷寿？”那一秒猛然想起一种可怕的可能，怒喝道：“你也打他了？”

“殷寿会打他！？”姬发也暴怒起来，忍不住也骂了一句粗口：“他是畜生吗？”

殷郊的伤痕往往都藏的很好，姜桓月也不知道，要不是殷郊之前被殷寿刺激后会来和崇应彪上床，崇应彪经常看到他身上有莫名的伤痕，也不会知道这件事。

崇应彪其实也不觉得姬发会和殷郊动手，就算他暴怒之下失去理智，估计也更会想杀了自己，所以他冷静下来，看着姬发发泄自己的愤怒。

“殷郊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姬发继续低声吼道。

而崇应彪却在那一瞬间反应过来为什么愤怒的姬发会刺激到殷郊。他想起有一次殷寿曾在众人面前夸奖姬发，说你和我真像，那时候崇应彪嗤之以鼻，但如今却突然觉得殷寿并不是无的放矢。

他们确实很像，比如在对殷郊的掌控欲和占有欲上。

玄鸟天生对人的感情敏感，殷郊因为喜欢姬发，姬发又善于用温柔的糖衣包裹着这掌控欲，所以在平时，这对殷郊来说可能是一种情趣，是证明姬发在意自己的证据。但在姬发

愤怒的时候，这掌控欲就变得图穷匕见，完完全全暴露在殷郊面前。

殷郊从小被殷寿用血脉和精神双重控制，所有试图掌控他的人在他看来都有殷寿的影子...

那是他最深的噩梦。

崇应彪突然觉得姬发其实并不很了解殷郊，他冷笑一声问：“你觉得殷郊是什么？”

姬发没防备他的反问，但还是答道：“殷郊就是殷郊而已。”

“是啊...”崇应彪很少赞同姬发的话，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立刻反驳，“殷郊就是殷郊，他不是你的什么所有物...”他看着脸色突然变了的姬发，继续说：“所以你凭什么质问他隐瞒了你什么呢？他如果想告诉你，自然会告诉你，他不告诉你就是不愿意，你为什么能这么理所当然的逼问他？”

姬发想辩驳，却有些不知从何辩起，只好说：“我没有想逼他...”

“你没有吗？”崇应彪却分毫不让，“那他是怎么受的刺激？他受了刺激，你还不罢休，还要来问我，可他不告诉你的事，我也不会自作主张地告诉你。”

“我只是喜欢他而已！喜欢他想关心他有错吗？崇应彪，别自以为了解的教育我！你懂什么？”姬发又愤怒起来。

“是因为你喜欢他，还是仗着他喜欢你？”崇应彪嗤笑一声，“姬发，你一直过的太顺利了，在西岐有爱你的父亲，照顾你的大哥，有显赫的家世，想要的东西就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哪怕你来了朝歌也一样，你喜欢的殷郊也恰好很喜欢你。”

崇应彪没给姬发说话的机会，继续道：“你从不知道什么是求而不得，所以一直认为只要你喜欢就得是你的，就要被你拥有，被你掌控...可殷郊是个活生生的人，他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也可以有你不知道的秘密。而你，你究竟是因为知道了殷郊和我上床愤怒，还是因为他脱离了你自以为的对他的掌控而愤怒呢？”

崇应彪停顿了片刻，他不再看愣在原地的姬发，而是扭过头去注视着病房的方向。

虽然视线被墙壁阻隔，但他知道那里有一只伤痕累累的小玄鸟。

“他应该是自由的，可以为自己而活，也可以为自己而死。”崇应彪说。

姬发无法反驳他，只问：“哪怕他要去和殷寿同归于尽呢？”

崇应彪觉得自己言尽于此，正要离开，听到姬发这话还是顿了一下，然后他突然笑了。

“别说他要和殷寿同归于尽了...”崇应彪说：“就算他自己不想活了，我也会帮他磨好最锋利的刀。”

## 心结

医疗室的病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监测仪器时不时的“滴”一声，杨戩以殷郊需要安静为理由把所有人赶了出去，还锁上了门。

随后他转过头，毫不惊讶的看见殷郊已经睁开了眼睛，杨戩也没说话，只是随意的坐在床头，伸手把他眼角的一滴泪擦去了。

殷郊静静地躺了一会，终于好像缓过来了些，闷闷的开口：“你不问我什么吗？”

杨戩垂眸盯着殷郊骨相优越如大理石雕的脸，反问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吗？”

殷郊又沉默了一会，好像有些犹豫，最终才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就不用开口，我也不会问你。”杨戩注意到殷郊听了这话立马侧过头来要看自己的脸色，发觉自己的话是有些生硬，他想了一下，干脆伸出手覆住了殷郊的眼睛。

殷郊浓密卷翘的睫毛在他掌心颤动，像一只被拢在掌心里的蝴蝶，颤的他有点痒。

“有些时候可以不用去看，用你的心去感受，殷郊。”杨戩叹了口气，“我记得我说的是要保护你，不是说要监控你，你能感觉到我没有说谎吗。”

感受到掌下的人缓缓点了点头，杨戩继续说：“所以你不需要事事都像我报备，不想说的话也可以不说，只要你没有危险就可以了。”

“你是因为昆仑的任务...？”殷郊喃喃问。

“昆仑的任务是保护玄鸟，但是我自己想保护殷郊的。”杨戩回答，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笑起来：“至于原因...哪吒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觉得殷郊是个很有趣的人。”

“殷郊就是玄鸟...而且我不是人。”杨戩感觉自己掌心的蝴蝶不再颤了，那是殷郊有些疲惫的闭上了眼睛。

但他却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抬起手调出了自己个人终端进入昆仑的数据库，将一其中一页摊在殷郊面前。

那一页上也是玄鸟的数据和记录，但是标题和杨戩之前展示给殷郊的有关他的那一章有些不同，页头上印的是“玄鸟（Original Copy）”。这章页面明显比殷郊那张内容翔实多了，最上方还有一张图片，是一只通体玄黑，羽翼间闪着一圈金光的鸟扬起脖颈。“这才是真正的玄鸟，我看和你好像不太一样。”杨戩说。

殷郊的目光定在面前那张页面上，没说话。

杨戩便接着说：“玄鸟现在是你，但你不完全是玄鸟，因为你身体里还有姜会长的血脉，还有殷寿的血脉...不然他怎么能控制你呢？”

殷郊的目光震动起来，好像想明白了什么，“是殷寿...”他说：“是殷寿故意误导我...”

“是，是他。”杨戩倒是没想到他反应的这么快，“我一直好奇你身体里虽然有异常的部分，但还是人类的那部分更多，为什么会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异常。后来也猜想到是殷寿为了控制你，一定给你灌输了很多你不是人只是个异常之类话。但这并不是正确的。”

他说着又露出了自己额间那只天眼，“我也融合了异常的部分，据我所知就连姬发的父亲西伯侯姬昌，都融合了一部分西岐的异常“箴”，从而有了一定卜算未来的能力，为什么只有你不是人呢？”

殷郊刹那间醍醐灌顶，杨戩看着他，能感到他从来灵动的眼睛里泛起的神采。

“谢谢你，杨戩。”殷郊真心实意地说，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道：“你说你是因为觉得我有趣才想保护我...可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有趣的。”

杨戩觉得他现在就很有趣，笑起来：“我觉不觉得你有趣，你说了可不算，就算你变得没那么有趣了...”杨戩想了想：“只要看见你，我也会回想起第一次觉得你有趣那时的心情，然后继续想保护你的。”

殷郊终于笑了，觉得自己的心结放下大半，杨戩崇应彪姜桓月和姬发的话在他耳边反复回放。

姜桓月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爱你。”

崇应彪说：“我们是一种人。”

杨戩说：“我会保护你。”

姬发说：“我永远不会讨厌你。”

这些话像一道道裹挟着无尽力量的闪电，击碎了殷寿苦心孤诣用言语和精神控制编制的囚禁着玄鸟的囚笼，然后又在接触到他的瞬间温柔下来，化为了殷郊身上无坚不摧的铠甲，让他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然后充满了勇气的殷郊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出院了，但是却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只能委屈屈的又在病床上被观察了一晚，确定彻底没事才被允许回家收拾出任务的设备。

但好在他们才从冀州区回来，殷郊又一直忙忙碌碌都没来得及拆行李，并不用怎么重新收拾，只针对性的多带了几件装备就算是搞定。

在出发之前，姬发思虑再三，还是来找了殷郊，那时崇应彪的话犹如当头棒喝，让他深思许久。他的性格毕竟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不可能轻易改变，他并不完全赞同崇应彪的话，但他也从心里知道，如果继续毫不顾及的展现自己的掌控欲。最终只能把殷郊越推越远。所以他又变回了那个在殷郊面前无限包容的姬发，把一切汹涌的情绪和欲望都藏进了更深的心底。

殷郊在打开门的那一刻就看出了姬发的变化，那天的阴沉和咄咄逼人仿佛是殷郊精神崩溃时的一场梦，如今他恢复了，姬发也还是原先的那个他。

“昨天下午我有点情绪上头。”姬发的话语里带着愧疚：“是我的错，下次不会了。”

殷郊想起了姬发是为了什么生气，也有些尴尬，只好含含糊糊道：“我没事，只是有些情绪压久了，发泄出来就好了。”他又沉默了会，继续说：“你知道我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姬发被他安抚了，露出一丝笑容，“所以我收拾完了，就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他一笑，那些刚开始还萦绕在他们二人周围的尴尬气氛莫名就散了，殷郊也笑了，详装讶异道：“你帮我收拾吗？”

姬发知道他其实比自己会整理，殷郊的房间或是行李永远都是干净规整，井井有条的，“也是，那就当我是来给你添乱的也行”他玩笑起来，当真亦步亦趋跟在殷郊身后做起了他的尾巴。

殷郊还在计算行李，突然想起姜桓月给他准备的厚围巾没带，一回身没注意正撞进姬发的怀里。姬发心满意足的被他扑了个满怀，当即环住他的腰不让他动了。

“姬发？你还真是来添乱的啊。”殷郊哭笑不得，“别闹了，下午就要出发了。”

姬发其实比殷郊稍微矮一点，但因为殷郊是朝前扑的，下巴正好垫在姬发肩膀上，所以此时姬发一偏头就能看到他已经有些泛红的耳廓。

“殷郊。”姬发说，“昨天你说，如果我有一天会恨你，就不要再靠近你了...”他说着顿了一下，好像在措辞，接着他又莫名其妙的换了个话题，“而且崇应彪说，你和他是各取所需...”

殷郊一时没闹清楚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只好迷茫的“啊？”了一声。

姬发接着说道：“我永远不会恨你，我想离你更近一点，所以我现在还能追求你吗？”

很快到了出发的时间，他们清点了装备，殷郊又托姜桓月照顾尚在医疗仓的苏全孝，一行人再次登上了前往北崇星区的星舰。

只要是与殷郊亲近的人来看，都能发现他有了变化，这变化是由内而外的，仿佛终于放下了什么沉重的枷锁，原本就英气勃勃的眉目间更添一股自信疏朗之气，显得越发俊秀。所以从殷郊登上星舰开始，崇应彪的眼睛就好像粘在殷郊身上下不来了。

北崇星区离得远，飞行时间长还要进行好几次星际跃迁，昨晚大家因为殷郊的身体和出行准备并没有好好休息，上了星舰聊了几句就各自回自己的休眠舱休整去了，约好晚饭时再见。

崇应彪自从昨天他晕过去就没好好和他说过话，左思右想最后也没克制住住自己，把殷郊堵在他自己休眠舱卫生间的洗手台前。

休眠舱说是舱，其实和一个正常的房间差不多，只是空间略窄。所以此时崇应彪双手撑在殷郊身体两边，把他圈在怀里时，本就狭小的空间一瞬间显得更拥挤了。

殷郊抬眼看着镜子的自己和自己身后的崇应彪，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不去休息？”

崇应彪灼热的呼吸喷在殷郊的脖颈上，笑着问：“看来是想开了？这么高兴...”

他对殷郊的情绪把控精准到连殷郊自己都惊讶的程度，他面带讶异问：“这你都能看出来？”

崇应彪没说话，只是细碎的啄吻殷郊的颈项，伸手向前拉开殷郊刚换好的休眠衣的拉链，

去揉他的胸肌。

“嗯...你...”殷郊被崇应彪压在自己和洗手台中间仰起脖颈，崇应彪熟知他身体的所有敏感带，这么一亲一捏，殷郊就觉得自己有点软了。

崇应彪把自己的一条腿卡进殷郊双腿中间，顶着他的私密处来回摩擦。殷郊的休眠衣又轻又薄，这么一来崇应彪简直像直接顶他最脆弱的地方，殷郊身体多出来那部分立刻泛起一阵阵酸麻，他觉得自己有些情动了。

镜子里的殷郊双颊泛起潮红，崇应彪伸手捏着他的下巴让他转过脸来，狠狠的亲吻他。

“崇...崇应彪唔...”殷郊被崇应彪压在他的身体和洗手台中间，后背贴着火热的身躯，前方却是冰冷的金属，他唇齿微开任崇应彪在自己口腔中扫荡了一圈，小声叫他的名字。

崇应彪终于如愿以偿亲到了他，里里外外吻了个够本，这才开口回答殷郊之前的问题，

“我可不光能看出你开心...”他又低又缓的声音化在殷郊的脑海中，“我还能看出来你现在有点想要我。”

“唔嗯...”殷郊敏感的缩了一下，但崇应彪这么一说，却让他想到一件事。

“姬发和我说...你说我们是各取所需。”殷郊突然回忆起来。

“妈的，姬发这个...”崇应彪没想到自己那天的话被西岐农夫钻了空子，还偷偷说给殷郊听，当时就骂了起来。

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殷郊捂住了嘴，“别说脏话。”殷郊警告道。

崇应彪只好把剩下半句压在喉咙里，越想越憋气，抬腿在殷郊下身狠狠顶了一下，又伸手拉着殷郊的手按在自己胯下已经抬头的欲望上。

“是...我们是各取所需，但我最需要的就是殷郊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崇应彪理直气壮道，然后他问：“那你呢...你想要什么？”

殷郊本身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崇应彪反应这么大，又有点被他的强词夺理震慑了。他比崇应彪小一圈的手被按在一团硬热上，注视着镜子里崇应彪英俊的脸，喉结不自觉的上下滑动，“你不是能猜到吗？崇应彪。”他说：“我现在有点想要你。”

## 撞破

崇应彪本来就硬了，殷郊这么一句“我也想要你。”猛的砸进他的耳朵里，一股邪火就一路烧到下腹。

他不想再忍，抬手把殷郊的身体转过来探身亲吻他，“谁教你这么说话的...”崇应彪含着殷郊的唇，低声道。

殷郊本来按在崇应彪欲望上的手被放开，他不好意思再碰，但又因为被崇应彪侵占了唇齿，只能隔着衣服按在他的腹肌上，他被吻的迷迷糊糊，可能是觉得掌心下起伏的腹肌手感不错，还偷偷从崇应彪衣服的下摆探进去摸。

崇应彪本来就对自己的身材很有些自信，此时看穿了殷郊的小心思，索性直接脱了上衣，赤裸着上身贴在殷郊胸前。殷郊的休眠衣早就被拉散了，两人的胸肌顶在一起，只是低头看一眼就叫他面红耳赤。

“这么喜欢吗？嗯？”崇应彪放开殷郊的唇，吻从他的唇角一路下滑，路过颤动的喉结，最终落在敏感的乳首。随后他好像觉得自己这么弯着身子的动作不太舒服，干脆架起殷郊，让他分开双腿坐在洗手台上，自己则卡进他的腿间。

“唔...谁没有一样。”殷郊被他带着笑意的问话闹得有些不好意思，嘀嘀咕咕的嘴硬道，但又实在有点忍不住，趁崇应彪亲他的时候又捏了一把。

“你真是...”崇应彪觉得他可爱，一边继续含着殷郊的乳尖吮咬，一边也去按揉他的腹肌，“是..你也有，还比我的好摸。”

殷郊被揉的舒服，胸前的快感也一阵阵涌起，不自觉挺起胸追逐更多。

但崇应彪的手并没有停留很久，又接着下滑，把殷郊下身的裤子拉下，掌心熟门熟路的按在他的花唇上，“你还有我没有的。”

“哈啊...那里...”殷郊那里敏感极了，几乎是崇应彪一碰他就是一颤，本来大张的双腿也不自觉想夹紧，却因为崇应彪卡在中间而只能夹着他的腰，仿佛是在催促迎合。

崇应彪此时倒不急不慢了，尽管殷郊的小穴已经很湿了，他也并没有立刻进入，而是用手指摩挲着敏感的肉蒂和唇肉，又顶在穴口搔刮。

“啊啊...那里...好酸吗...别...”殷郊被他这么刺激，下身又酸又痒，不自觉惊喘了一声，他觉得自己有些坐不住了，只能环住崇应彪的背，由他支撑着自己。

“你这可不像说别的样子。”崇应彪低低笑了，因为这完全是个投怀送抱的动作了，他被鼓励了似的，换指为掌，整个手掌都覆在殷郊的阴穴上用了些力上下蹭动，指尖还借着冲力浅浅顶入小穴，殷郊不由得软的更厉害了。

殷郊整个人已经半挂在崇应彪身上了，带着颤音的喘息响在崇应彪耳畔，像一根轻柔的羽毛不断扫过他的心间，“嗯呜...啊...求你...崇...崇应彪...”殷郊小声喊着他的名字。

下一秒支撑殷郊的力量骤然消失了，崇应彪将他推靠在镜子上，施力让他更往里洗手台坐了些，自己蹲下身去含住了殷郊的花唇。

“哈嗯！不行...别...别舔...”殷郊的身子猛的弹动了一下，脚趾都在一瞬间蜷缩了起来，温热的唇舌落在他的下身，他能清晰感觉到崇应彪的舌顶住自己最敏感的花蒂来回舔舐，剧烈的快感猛的翻涌上来。

可崇应彪还嫌刺激的他不够，还要伸手去前面握住殷郊的男性性器，带着茧的指腹来回摩擦撸动那处敏感，又要用两指在顶端蹭过。

殷郊已经有点连叫都叫不出来了，只能被动的承受剧烈的快感，他双手按在洗手台上，指尖都在颤抖，眼角的红潮更重了，连眼睛里都弥漫起了一层水光。

崇应彪又去舔吻他的花穴口，舌头不断的进出抽插，仿佛在模仿性交的动作，“啊嗯...求你...求你...要...要不行了”殷郊被延绵不断的快感刺激的欲仙欲死，小穴收缩几下，一大股淫液就这么涌了出来，竟然高潮了。

崇应彪这才直起身来，高热的性器顶在殷郊穴口，却突然想到了什么，顿住了。

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顶在关键处却迟迟没有了动作，殷郊有些疑惑，但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崇应彪却撤开了一点，“我没带套...”崇应彪听起来有些恼怒，“用后面吧。”

他的手在殷郊已经湿的不行的下身抹了一把，手指移到了后穴处借着润滑顶进了一指。

殷郊后穴被插入的次数并不多，又紧又窄，崇应彪插进一根手指都觉得的被紧紧裹住

了，“唔...慢...慢点嗯...哈啊”清晰的异物感印在脑海，对殷郊来说又是另一种刺激，但随后他就抖了一下，因为崇应彪摸到了他体内那处凸起的敏感点。

“原来是这...”崇应彪看他的反应就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他的手指不断在那一点上按揉，感受到殷郊的后穴也张合起来，又插进一根手指。

殷郊顶在崇应彪肩膀上任他扩张自己的后穴，不断哼出甜腻的鼻音，好像越来越得趣。崇应彪一边用两指在殷郊后穴里抽插搅动，一边撸动着他的性器，帮助他尽快放松，随后又插进了一指。

殷郊花穴淌出的淫水也流到后穴，被崇应彪的手指抵进又带出，那后穴也变得湿软起来，“唔...好...好像可以了...哼嗯”殷郊怕崇应彪真的忍的难受，小声催促道。

下一刻体内的三根手指撤出，得到殷郊首肯的崇应彪将他翻了个身，变成了趴在洗手台上正对着镜子的姿势，抬起他的一条腿顶进了他的体内。

“啊啊..好...好大...嗯..轻点。”三根手指和崇应彪的性器差了太多，那一瞬间殷郊觉得自己被填满了，他的额头贴在冰冷的镜面上，一只手想往后摸，却被崇应彪攥住按在身后。

“唔。”崇应彪并没有着急动，殷郊的后穴有点太紧了，进入的时候连他也闷哼了一声，只好一边亲吻着殷郊的蝴蝶骨一边等他适应。

过了一会，殷郊的后穴慢慢放松了些，崇应彪松开他的手探向前，一边浅浅的抽插一边又去玩弄殷郊的花唇。

正当崇应彪准备加快速度时，一个声音却突然从门外传来，“殷郊？你在吗...我看你的门开着。”

是姬发。

在听到那个声音的瞬间殷郊瞳孔皱缩，后穴不自觉的绞紧，夹的崇应彪抽了一口气。

这星舰上都是自己人，崇应彪进来的时候又满心是殷郊，忘记了关门，洗漱间的门又近乎透明，此时再躲也来不及了。

姬发的脚步更近了，崇应彪也懵了，实在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此时不上不下，刚准备从殷郊身体里退出来，就和已经走到洗漱间门口的姬发撞上了视线。

洗漱间的门划开的一瞬间，殷郊已经绝望了，他看着门口的人，眼睛里瞬间涌起泪意，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僵硬在原地。

崇应彪从地上捞起自己的外套，系在殷郊腰上多少遮挡了些他腿间的风光，被打断的性爱让他怒火中烧，殷郊这个样子让他心疼，被姬发撞破又带来一种隐秘的暗爽，多种情绪混在一起，搞得他头也跟着剧烈的疼起来。

姬发虽然知道殷郊和崇应彪睡过，但真没想到自己能撞上现场，他先是不可自制的暴怒了。

姬发愤怒到极致的时候是不会立刻暴起的，他只是冷冷的注视着面前的人，面色阴沉，仿佛在克制自己不要吓到殷郊，仿佛又在想怎么把崇应彪拖出去大卸八块。

“姬...姬发...”沉默的洗漱间里，殷郊声音先响了起来，他又委屈又害怕，只能叫姬发的名字，声音都发着抖，一大滴眼泪顺着他的眼眶滑落，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委屈道“我该怎么办...”说着还要小心翼翼的去拉姬发的手。

看到他这个样子，姬发虽然还压抑着怒火，但已经有点的心疼了，他的大脑自虐般不断闪过刚才的画面，却突然发现一丝不同寻常。

姬发经过各类训练又经常出任务，连武器形态都选的是长弓，自然耳聪目明，他也无比自信自己的目力，可此时却破天荒的有点怀疑自己看错了。

但他行动力极强，有疑问就要去确认，又因为还带着怒气并不在再想着避嫌，反握住殷郊的手，就去掀崇应彪拢在他腰间的外套。

殷郊还在恍惚中没反应过来，崇应彪倒是反应过来了，上前一步就要把殷郊往身后拉，但已经来不及了。

殷郊与常人不同的身体就这么暴露在姬发面前。

姬发也没想到会这样，不禁呆在了原地，感觉自己的脑子嗡了一下。而殷郊此时也反应过来自己瞒了许久的秘密就这样被发现了，他抖了一下就下意识的要往崇应彪身后躲。

姬发瞬间也想明白很多东西，握着殷郊的手腕不让他躲，声音发涩，“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愿意告诉我？所以你怕我会讨厌你？所以你宁愿让崇应彪知道也不来找我？”

崇应彪怕他又刺激到殷郊，又被他的话激起怒火，便伸手要把殷郊从姬发手里拉回来，恶狠狠的警告道：“你他妈的别在这里犯病。”



姬发此时不想和他废话，他的手纹丝不动的钳在殷郊手腕上，怒道：“滚出去，我有话要和殷郊说。”

崇应彪也出离愤怒了，“我操了，姬发！”他骂道：“你他妈的搞清楚一点，这是殷郊的房间，你闯进来坏我好事，要滚也是你滚。”

殷郊被他们夹在中间，帮谁都觉得不对，他甚至觉得如果星际社会杀人不犯法，这两个人已经立刻暴起互捅百八十刀了。可他一时又想不到好办法，突然有点羡慕昨天的自己可以一昏了事。

而崇应彪其实有点心虚，他知道殷郊刚来找自己时是因为害怕姬发不接受他双性的身体，虽然后来他们随着越来越熟悉感情加深，殷郊也开始知道心疼自己了，可崇应彪还是不清楚自己在他心里的比重能不能重过姬发。现在姬发也知道了殷郊的秘密，看样子并没有排斥，让他不由的有点担心如果真逼着殷郊做选择，而他选了姬发，那自己岂不是没戏唱了。

那一刹那间他脑子里转过很多，最终做出了取舍，他后撤一步，在姬发以为他要主动退让的时候，他却熟门熟路的将手探入殷郊股间，在他敏感的肉蒂上狠狠揉了一把，又将三指插入他尚未合拢的后穴中按着敏感点一顶。

“唔嗯...别...”殷郊没有防备，被他这么一动作突然一个踉跄，朝面前的姬发扑过去，姬发下意识的伸手把殷郊接了个满怀，侧头看去。

心上人赤身裸体，眼中含泪的趴在自己怀里喘息，是个正常人人就忍不住，欲火混合着怒火冲击着姬发的大脑，他发现自己立刻就硬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崇应彪！”姬发搂着殷郊，咬牙切齿地问。

崇应彪却已经豁出去了，他掀开自己挂在殷郊腰间的外套，毫不顾忌的将本就没发泄的欲望顶在殷郊的臀缝处摩擦，“既然殷郊现在不知道选谁...那你来选。”崇应彪说：“留下来一起，或者滚出去。”

“我还可以杀了你。”姬发胸口起伏。

“那你现在就当着殷郊的面杀啊”崇应彪毫不退让。

## 同乐

狭小的洗漱室里压缩着各种情绪，连空气凝固了，像一个密封的气罐，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起剧烈的爆炸。

姬发他的拳头反复松开又握紧，眼神明明暗暗，他是真的是想杀了崇应彪，然后把殷郊关起来，让他只能见自己一个人，只能被自己触碰。

但在他低头看向自己怀里的殷郊含泪的眼睛时，他却突然顿住了。

那白狐异常那日信誓旦旦地和殷寿说，爱到深处是嫉妒，是占有，是求而不得的痛恨，但那并不是真的，因为当被爱人注视的一瞬间，你就会失去所有伤害他的能力，起码对于姬发是这样。

“姬发...”殷郊抬着湿漉漉的眸子看着他，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像古时神话里的精怪，只一个眼神就能让姬发神魂颠倒，丢盔弃甲。

姬发心里那口气就在他的眸光中无声的消弭了，他叹了口气，微微低下头，在殷郊的唇角印了一个吻，然后低声问：“我可以吗？”

整个事情突然往殷郊不能理解的方向发展了过去，他身后的崇应彪低笑一声，趁他毫无防备呆愣的瞬间，分开他的臀瓣，再次顶进他后穴里小幅度的抽插起来。

“嗯啊...别...唔”殷郊被顶的溢出一丝呻吟，他上身赤裸着，随着崇应彪的顶弄，敏感的乳尖蹭在姬发的外套扣子上，带起一阵阵战栗。

下一刻姬发也动了，他并没有等殷郊的回答，一边解开自己的衣物，一边向前一步撑着殷郊直起身子，本来贴在他唇角吻也转移到了殷郊的唇上。

这是他第二次和殷郊接吻，但已经很熟练了，先是在唇上舔吻一圈，又用舌尖撬开殷郊整齐的齿关，顶着他的舌纠缠。

那吻开始还算温柔，可之后却越发凶猛起来，姬发带着要把怀中人拆吃入腹的心情，狠狠侵占着殷郊唇舌的每一处。

殷郊被他吻的眼睛半眯起来，含不住的津液顺着嘴角滑落，连呼吸都开始急促。

插在他后穴里的崇应彪突然感到有些被忽视的不满，他伸手抬起殷郊的一条腿，让他的臀缝微微敞开，用力将自己顶到最深处，低头去舔吻殷郊诱人的背沟。

“唔嗯...”崇应彪对殷郊的身体了如指掌，殷郊那里受得了这种顶弄挑逗，张口就溢出一声哼喘，原先因为被姬发撞破而有些消退的欲望再次挺立起来。

但这一下抬腿就恰好将殷郊的下身暴露在了姬发面前，那肉花之前遭了崇应彪一通玩弄舔舐，此时还微微红肿，晶莹的水液附在上面，还因为后穴里崇应彪的不断抽插而张合着。姬发的眼睛瞬间红了，他伸手在那肉花上揉了一把，入手是一把又湿又热的软肉，让他爱不释手，指尖触碰到湿滑的肉核时，能清晰的感觉道殷郊在自己掌下发着抖。

这无疑大大满足了姬发的掌控欲，他用手指上的茧恶意的蹭着那遍布神经的地方，接着就无师自通的将自己的两指往殷郊的花穴里插。

崇应彪眼角扫到了姬发的动作，也不客气，他半抽出深埋在殷郊体内的性器，不断的往他后穴的敏感处撞，殷郊被前后夹击的快感撞软了，“嗯啊...崇...崇应彪...别...姬发！”，他剧烈的喘息着，要不是被姬发和崇应彪夹着，可能已经站都站不住。

他半倚在崇应彪怀里，双手却撑在姬发胸前，微长的发顺着脸颊散下来，粘在他被汗浸湿的侧脸和脖颈上。那样子简直淫乱极了，又可怜极了，姬发当即忍无可忍，他收回手，把自己早就硬起的欲望顶在殷郊花唇上。

崇应彪眉头一皱就推了他一把，怒道：“你就这么进去？”

姬发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他又要故意找茬，正要发火，但低头一看殷郊的下身，又立刻明白了，不禁有些进退两难起来。

殷郊被他们挑逗的正是动情，前后两人骤然停下动作，他倒先不满起来，过剩的快感让他的大脑已经有些懵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能摆着腰不住去同时磨蹭前后两个人，小声说：“可...可以的...别射进来就行...”

“妈的。”崇应彪被噎了一下，觉得简直便宜了姬发，但此时又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泄愤似的将自己性器整根抽出殷郊的后穴又狠狠顶入，含着他的耳垂怒道：“你对他倒大方。”

”

“唔...轻...顶到了嗯...”殷郊被崇应彪的冲撞一次次干到深处，那肉刃带着一股子怨气一次次在敏感点上碾过，又劈开他的身体顶到深处，姬发犹豫了一下，但箭在弦上，殷郊的花穴因为后方崇应彪顶弄的快感不断阖张，仿佛还在吮吸他的性器。姬发也再忍不住了，粗大的性器顶在殷郊下身沾了些淫水，就着润滑就慢慢往他的花穴中顶。

而此时殷郊才反应过来自己答应了一件多么离谱的事，他拥有两套性器，花穴本就比正常要窄一些，以前崇应彪一个人时倒没什么，此时后穴也被满满的侵占着，姬发的粗大刚往里插他就觉得自己要撑坏了。

所以他立刻反悔了刚刚的豪言壮语，挣扎了起来，“啊嗯嗯...别...不行...出去吗...不能一起。”

但姬发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再停下来退出去了，殷郊湿热的花穴紧紧包裹着他的性器，内壁上的媚肉像一张贪婪的嘴不断收缩吮吸着，他的欲望一瞬间更硬了。

“呜啊...好...好撑...”姬发整根顶入的时候，殷郊受不了一般急喘了一声，感觉后穴和花穴都被狠狠撑开，能无比清晰地感觉到两根粗大的性器在自己体内搏动着，他挺起腰想逃离，却被按的更紧了。

崇应彪毕竟经验更丰富，侧头去亲吻殷郊汗涔涔的鬓角，下身浅浅撞着，又用空出来的手按在他的性器上缓慢撻动，还时不时揉捏一下他下方敏感的肉蒂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样一刺激，细细密密的快感又侵占了殷郊的脑海，“嗯呜...”他仰头呻吟了一声，喉结就被姬发含住了。

姬发一边舔咬殷郊，一边抬手去揉捏他的胸乳，双指夹着已经挺立的乳尖反复揉捻，摆动着腰在他的前穴里抽插起来。

他一动就能明显挤压到插在殷郊后穴的崇应彪，崇应彪眉心一跳，无端感觉受到了挑衅，接着他就像要宣告自己对殷郊身体的占有般，进出的更用力了。

“别...好胀...呜...太大了...我...我啊嗯”殷郊语无伦次的呻吟着，他从没有这样的经历，浑身的敏感处都被照顾到，前后穴中的性器一个撤出另一个就顶入，时刻刺激着他前后穴中的敏感点。

更可怕的是，隔着一层肉壁，崇应彪甚至能感觉到另一个人在和自己一起分享殷郊的身体，他们互不相让一般，一次比一次操得更重更深，肉体的拍击声和水声混在一起，不断冲击着殷郊的神经。

“啊啊...不行...我不要了...嗯呜”殷郊的喘息里都带着哭腔，他的另一条腿也被姬发抬了起来，此时双腿悬空被他们夹在中间不住的摇着头，他的眼眶很深，仰起头的时候一颗颗眼泪蓄在其中，一眨眼就一串串落了下来。

姬发侧头自下而上舔去了他的泪，温热的吻最后落在他的眼角，“你好紧...郊郊，我好喜欢你。”他喃喃着，又含住他的唇，用牙尖厮磨。

崇应彪也不甘示弱，他低头埋在殷郊的肩颈处落下一个个细碎的吻，特别是对他后颈的那颗小痣爱不释手，舌尖顶着那处反复舔舐，下身却更加用力了。

“唔唔...太深了...要坏了...求你们...求...嗯啊。”殷郊觉得这场性爱仿佛永无停息之处，他整个身体无处着力，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崇应彪和姬发那两根不断给他带来快感的欲望上，甚至因重力的原因，感觉被顶进了前所未有的深处。

下一瞬，他侧头瞄到了洗手台镜子里的自己，险些认不出来。

镜中人浑身是汗，泪眼迷蒙，双颊还泛着情欲的潮红，他毫无反抗之力的被身前身后两个人来回顶撞，像是风浪中的一叶小舟，他的下身简直狼狈极了，前后穴随着被抽插而发红，粗大的性器拔出时还能看到媚肉被带出，连腹肌上都晶亮一片浸着水液，欲望高高翘着被崇应彪握住，花穴里被姬发操出的含不住的淫水挂在腿根，又蹭在其他两人身上，放荡极了。

镜子里的画面狠狠刺激了殷郊，他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但那画面却一直缠在脑海里，让他的身体越发敏感起来，“嗯呜呜...要...要到了...”他剧烈的颤抖着，一只手攥着崇应彪的小臂，一只手按在姬发肩膀上，指甲都快要掐进肉里。

殷郊的后庭剧烈的收缩着，崇应彪知道这是他快高潮了，一边撻动他的性器，一边又重又狠的顶了几下，就在殷郊身体里和他同时射了出来。

后穴和性器的高潮让殷郊的花穴更加湿泞紧致，姬发被他夹的爽的不行，又进出了十几下，觉得自己也要射了。

但他想起殷郊之前的话，也不敢太放肆给他造成麻烦，只好抽出自己的肉刃，按着殷郊的手来回撸动一会，最终也射在了他的小腹上。

崇应彪和姬发本来想帮他洗干净的，但殷郊被他们毫不顾忌的按狠操了一顿，欲望褪去后当即怒从心中起，把他们俩一起踢出了自己的休眠舱。

姬发和崇应彪在殷郊紧闭的门口面面，又对视一眼，下一秒同时出手，揪住对方的领子就扭打在一起，身体狠狠撞在舱壁上，彼此都是下了狠手的力道。

但刚要对对方拳打脚踢的时候，殷郊的舱门又打开了。殷郊探出头来，注视着僵持不下的两个人，他身上还有没褪去的红潮，头发湿漉漉的贴在颈侧，没完全遮挡住的胸肌和颈背上布满了吻痕和齿印。

“不许偷偷打架。”殷郊板着脸威胁道：“否则你们俩以后都别想再进我的房门了。”

## 阴谋

如此一来，本来约好的晚饭时间不得不推迟了两个小时，好在殷郊恢复能力强，他洗了个澡又换了件家居服小睡片刻，此刻再出来不仅一扫疲态，甚至还有些容光焕发。

他一进门，姬发和崇应彪立刻站了起来，一个给他挪椅子放软垫一个给他倒水，殷勤极了，搞得姜文焕狐疑的频频侧目。

殷郊本来没觉得什么，但一抬头正对上杨戩含笑望过来的眉目，瞬间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摸摸鼻尖佯怒道：“你们俩消停点...吃完饭还有正事呢。”

星际旅行中的“饭”其实不过是总部统一配发的营养膏，好在各种味道都有，殷郊偏爱甜食，每次代表质子团去挑带回来都是各种甜品或者果味的。

姬发和崇应彪向来是殷郊挑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毫无异议，所以姜文焕曾一度认为营养膏只能做甜的，每次都吃的很痛苦。直到有一次殷郊有事拖鄂顺去帮忙拿，姜文焕才吃到其他正常口味，从此对鄂顺简直感恩戴德。

他们三下五除二吃完营养膏，也不在耽搁，架起投影就分析起北崇的那个异常来。

“就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这个异常可能是一种实体化可以被容器隔离收容的，带有致病性，但还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也许只有崇侯虎或崇应鸾才知道确切的消息。”殷郊思索道。

“其实以我对崇侯虎的了解，他还没有丧心病狂到殷寿那个地步。”崇应彪接着说：“北崇星区是他的根基所在，如果真是放任大规模无法控制的传染病，对他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他不傻，不会这么干的。”

姬发也想了一下，猜测道：“如果是殷寿没对他说实话，他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危险呢？”

崇应彪笑起来，“你们不了解崇侯虎，他要是真被殷寿坑了，早就伺机报复让殷寿身败名裂了，不可能还辛辛苦苦替他隐瞒。”

“所以崇侯虎这么献祭人命给殷寿，必定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杨戩也说，“至于是什么好处，还要仔细调查。”

“所以你们意思是，所以我们这回要对付的不仅是一个高致病性的异常，还有崇侯虎。”姜文焕扶额，“收容异常我拿手，可对上人...我是真没办法啊。”

鄂顺安抚性地拍了一下姜文焕的肩膀，顺理成章的接过他的话，“本来有苏全孝替我们收集各种信息，但现在他还伤着没跟过来，我们少了信息渠道，更要小心行事。

“是...如果有个内部人员和我们通通气就好了。”殷郊双手撑在桌面上，喃喃道。

听了这话，姜文焕立刻扭头看向崇应彪，“你说...你大哥会愿意替我们当内应嘛？接着他想起崇应彪和崇应鸾曾经势同水火的关系，觉得不可行，接着竟然一拍殷郊肩膀豪言壮语起来，“你去估计不行，还是让表哥去和他谈，殷郊最会迷惑人...唔！”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崇应彪和姬发架了起来拎走了。

姬发咬牙切齿道，“想都别想，姓崇的没一个好东西，我不可能让殷郊去冒险。”

“姜文焕...”崇应彪也皮笑肉不笑起来，他凑在姜文焕耳边人身攻击道：“你要有你表哥一半的本事，就不会现在连鄂顺的嘴也没亲到了。”

虽然姜文焕让殷郊出面的建议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崇应鸾却是最好的用来里应外合的人选，他们别无选择，好在之前崇应彪和他达成了合作，此时联络他也并没有什么阻碍。

再次接起通讯的崇应鸾已经恢复了衣冠楚楚的样子，只是眼底的青黑还是暴露了他心绪不宁的事实，“我知道你们找我做什么。”还没等崇应彪开口，他就开门见山道，“我们也知道太子会带质子团来。”

“你当然知道是我们来！”崇应彪懒得和他废话，“你们在北崇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质子团不来，还指望谁来解决？”

“你没懂我的意思。”崇应鸾面色不变，“我说的是我们。”

崇应彪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们指的是谁，殷郊却在边上自嘲地笑了一下，他还正奇怪为什么明明可以私下偷偷通风报信，却选择直接和总部对接。要真是崇侯虎和殷寿狼狈为奸，必定能查到是他在从中作梗，除非真是他被崇侯虎养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大少爷，但明显不是。

那他这么有恃无恐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这是一个被设计的陷阱，要引人自投罗网。

其他人也瞬间反应了过来，殷寿没理由针对质子营机动特遣队里的其他人，所以这个陷阱要捕获的猎物其实只有一个。

“你们的目标还有我。”殷郊只震惊了一瞬就恢复了平静，他腰背挺直，目光不躲不闪的和全息投影里望过来的崇应鸾对视着：“是但殷寿估计不想要我的命，他和崇侯虎达成交易，是想要我身上的什么东西吧。”

姬发面沉如霜，手指因为愤怒而紧紧按着桌面，用力到指尖发白，“你们北崇是真没一个好东西啊...”他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操！崇应鸾！”崇应彪也暴怒起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信不信老子能杀了你和崇侯虎。”

“崇先生。”杨戩也开了口，他的话里不辨喜怒，还是彬彬有礼的，“昆仑会站在殷郊身后，你们大概没有胜算。”

“但如果你真想让我掉入你们的陷阱，现在就不会在这里提醒我们了。”殷郊好奇道，“你想要什么？”

崇应鸾强撑着的面具突然碎裂了，他额角仿佛有青筋暴起，“我要知道当年那件事的真相，我要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崇应彪！”他情绪越来越激动，话音最后都要劈开了，却还是有些语焉不详，仿佛是一件不能公之于众的丑事，深怕被无关之人听出端倪。

只有崇应彪知道他说的是是什么，当年北伯侯夫人突然暴亡，让整个殷商星系震惊许久。谁都知道以现今发达的医疗水平，被一刀捅进颈动脉只要救治及时都能保下命来，更不用说各种疾病了。

可北伯侯夫人偏偏一夜之间离奇去世，北伯侯对此讳莫如深还大病一场，北伯侯长子崇应鸾心痛如绞的陪着父亲办完了母亲的葬礼，次子崇应彪就此和父亲水火不容，连葬礼都没出席，没半年就被赶到了朝歌自生自灭。

但谁也不知道，崇应彪是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父亲杀死在自己面前的...

前些日子他注意到了殷郊的不同寻常，又通过调查和蛛丝马迹猜测他可能与玄鸟有关，那一瞬间崇应彪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因为永远不会忘记他母亲死的时候，也喃喃着玄鸟两个字。

他意识到这其中可能是一个横贯了二十多年的阴谋，一改往日避而不提的态度，大咧咧的发了些语焉不详却足够有力的证据给崇应鸾，暗示他崇侯虎的罪恶。

于是才有了他之前说要合作之事，可没想到崇应鸾不声不响，差点摆了他一道。

殷郊也隐隐猜测他们这些话和崇应彪母亲的死有关，不由得侧头看了崇应彪一眼，见他表情沉闷，也蹙起眉，却没多说什么，只安抚地拍了他的手。

“我可以完完整整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你。”崇应彪沉默半晌，也没有直说，“但我们会先去处理那个异常，你要保证在此期间不会从中作梗。”

“放心...在你们收容那个异常之前，不会有人从中作梗，我会把我手上关于那东西的资料发给你们。”崇应鸾自嘲一笑，“你不是知道吗，我们只是捅了烂摊子要别人收拾到废物罢了。”

全息投影熄灭了，一时间谁也没说话。

姬发极有分寸，平时可能和崇应彪不对付，在这种涉及殷郊的大事上还是不会故意找茬，只说：“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们北崇不管是谁让殷郊陷入危险...我都不会放过你们。”

自从那场性爱以后，姬发就不再隐藏原来压在心里的，对殷郊的感情。但前车之鉴告诉他不能太随意展现自己的掌控欲，所以他小心翼翼的找到了一个平衡，把这些掌控欲化为对殷郊安危的在意，既在情理当中，又不会让殷郊有被控制的感觉。

“用不着你来警告我。”崇应彪恶狠狠道，他还想再说什么，个人终端却“滴”了一声，崇应鸾的资料发到了。

他们于是偃旗息鼓，将那资料投影了出来，继续讨论正事。

其实崇应鸾的资料也不完整，只说了发病的大致地点，那里说是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小镇。

星际社会的中心大城市基本都是钢铁穿绕的赛博之城，但各个星系地域辽阔，总有些人怀念世代居住过的古地球风光，所以也错落着各式风格不同的没有被星际的钢筋铁骨过度同化的自然镇。

北崇人善猎，这类自然镇多是背靠大山和丛林，如今出现了异常倒是有利有弊。好处是比

起人口聚居的大城市，这类小镇人口并不那么密集，坏处是若是异常逃窜或隐藏进山林里，只能用异能能量检测器费时费力的一寸寸扫描，无异于大海捞针。

尤其是崇应鸾还发过来了几张模糊不清的图片，那异常好像是个动物的样子，似牛非牛，头是白色的，头顶有角，而且只有一只眼睛。

“蜚兽。”杨戩只看了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动物，当即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知道是什么就会有对付的办法，殷郊眼睛亮了一下，有些期待的望向他。

杨戩回了他一个笑，说：“是，这个异常在古地球时期就有传说，昆仑的神话和民俗部里也有关于他的一些记载，可是...”他顿了一下，“我们曾在其他星系发现过它的踪迹，那时也是引起了小规模传染病，我们得到消息想去收容它，可它却无端消失了。”

“怎么会？”姜文焕因为专业是收容，对各类异常可能具有的特点很有心得，“这种动物形态的异常通常也具有动物习性，也只会小范围活动，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传染病范围其实并不大，不太会有穿越星际或隐身的能力。”

“所以...”姬发却对他话里的另一个信息若有所思，“之前那个总部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说崇应鸾给他们的信息是快失控了，其实可能是为了引我们尽快动身而夸大其词？”

“我是这么认为的。”杨戩回答道，“而且如果是蜚兽引发的疾病，我可以联系昆仑，我们曾经研究过相关的治疗药物，应该还有些库存。”

“那这样就太好了！”殷郊松了一口气，他当初加入朝歌SCP总部，除了被殷寿反复贬低想证明自己以外，更多的就是想让被异常影响的普通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一像觉得杨戩沉稳可靠，对他的话很是信任，此时杨戩这么一说，他简直立马放下了一半的心。

“可是你们曾经并没有收容到这个蜚兽。”姬发觉得殷郊对杨戩无条件的信任看着有些刺眼，但他也不是故意找茬，有条有理道：“我可以知道是为什么吗？”

杨戩倒是不躲不闪，他实话实说道：“是的，因为我们认为，是有人在我们去收容它之前就把它带走了，这也回答了刚刚姜文焕的问题...”

“是那个星盗组织？”鄂顺也反应过来，“他们在收集能导致混乱的有害异常？”

“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杨戩点头，“但他们沉寂多年，此时突然将这种异常又放了出来，必定所图不小。”

“不论如何，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过既然他们如今露了行迹...”殷郊笑起来，“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便是。”

他这么说，大家也纷纷赞同。

会议结束，殷郊站在舷窗边望向窗外，磅礴的光突然透过落地的舷窗照耀在他身上，那是壮阔的星际日出，一瞬间驱散了所有的阴冷和不安。

殷郊若有所思，但不知怎么的，好像突然觉得一股反胃的感觉泛了上来，没忍住小小的干呕了一下。

路过的姜文焕记恨之前被崇应彪嘲笑，调侃道：“哈哈，表哥！你这样像是有了！”

正在旁边整理材料的崇应彪和姬发好像想到了什么，表情立刻变了。

“死农夫！”崇应彪要崩溃了，“你！你不会一次就！”

姬发也愣住了，震惊道：“这...不应该啊...我...”

他们俩争先恐后的扑过去，挤了个密不透风，殷郊头晕目眩的感觉更重了。

最后还是杨戩靠谱的把殷郊从他们俩中间扒了出来，“让开点...他晕星舰了。”杨戩无语道。

## 保护

星舰虽然宽敞舒适，但星际飞行和不断跃迁终究会让人头晕脑胀，即使是质子团经常出任务，这种长时间的飞行还是会让人疲惫。

殷郊本来刚受了精神刺激昏迷了一回，又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接着各种关于异常和殷寿阴谋的信息接踵而来，他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居然久违的晕星舰了。

他的晕其实并不明显，只是脸色有些发白的坐在转椅上，耳后贴着杨戩给他的防晕贴片，双眼发直，整个人显得呆呆的，但又让人觉得异常柔软。

就连杨戩都没忍住，在给他送水时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唔...”殷郊抱着杨戩递给他的水杯，仿佛因为头晕还有些迷糊，他知道星舰上都是自己人，便也没什么防备，只抬眼看了杨戩一眼，任他摸了。

“你有什么打算？”杨戩拉开转椅，坐在他旁边问他，“那异常应该是他们抛出来的弃子，想来也并不难控制，问题是他们既然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怕就会在你最放松的时候向你下手。”

殷郊虽然迷糊，但还是一点就通，说：“嗯...应该会在我们成功收容那异常的时候，但我有点好奇。”

“好奇什么？”杨戩侧头看着他大理石雕像一般的脸被舷窗外的宇宙光打的明明灭灭，伸手替他拉下了遮光帘。

“如果他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一定是知道了我玄鸟的身份...但殷寿现在肯定不会让他们要我的命，也不会真的容忍他们控制我，所以我身上还有什么是值得他们这么煞费苦心的呢？”

杨戩眉头微蹙，也思考起来，“我有一个怀疑...但需要你告诉我那天回朝歌，殷寿单独让你去见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他说完侧头去仔细观察了一下殷郊的脸色，从中察觉到了紧张，又道：“你实在不想说也是没事的，只是猜测罢了。”

“唔...咳咳”殷郊眼神瞬间有些发直，他含住水杯的边缘又闷了一口水，却不小心呛咳起来，“没...咳咳...没事的...咳，我可以...可以告诉你。”

杨戩替他拍着背顺了顺气，等他慢慢恢复了一下觉得更不对劲了，他瞥了一眼殷郊的手，正在不自觉地微微颤抖着，仿佛被迫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事。

杨戩温热的手掌拢在殷郊手上，那是个安抚支持的动作，“没关系的殷郊。”杨戩和缓的声音围绕着他，让殷郊慢慢放松了些。

殷郊慢慢回忆了他那日被殷寿浸在上锁的玻璃缸里电击的始末，冰冷的手指死死攥着杨戩的手，声音都在发抖。

杨戩被他攥着，只能用大拇指安抚的轻揉他的关节，一贯波澜不惊的脸色也随着他的叙述愈发阴沉起来。

“可以了，可以了...”杨戩半蹲在殷郊面前，突然感觉他像一只被水打湿了脏兮兮的小鸟，拼命地扑腾着翅膀也没法飞起来，只能眨巴着眼睛看着自己。

“没有人可以拒绝这双眼睛。”杨戩想，他的眼神飘忽了一下，又强迫自己回过神，谈起正事，“殷寿没有理由这么没有下限的折磨你，如果有，那就是他从星盗手上得到了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关于玄鸟的信息。所以要用你来做一个实验。”

“嗯...”殷郊觉得自己的头有点疼，殷寿曾经对他的精神控制太深了，导致他只要回忆起那日的事情就会不受控制的应激起来，但还是保持理智道：“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比我们多知道的那部分...”

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然后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道：“我有一个主意...想和你商量。”

“和我商量？”杨戩愣了一下，心里有些奇怪，按道理来说殷郊如果有什么计划，应该先和质子营机动特遣队的人敲定，而不是来和他“商量”。

“是...”殷郊说，“既然他们不会对我造成生命危险，又不能囚禁我，那不如让我去...”

可他还没说到一半就被杨戩打断了，他听出了殷郊话里的意思，突然觉得有些生气了，“你想去做诱饵？”

他想了想就明白了殷郊的用意，“怪不得你要和我商量，因为你知道崇应彪和姬发不会让你去，可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同意你去呢？”



“我...”殷郊被他打断，又被他这么毫不客气地戳穿内心想法，不免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手指蜷缩了一下，垂下眼睛解释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和崇应鸾合作，让他帮我出来，不要让他们得逞就行，这比我们去和崇侯虎硬刚更安全一些。”

“更安全？”杨戩看着殷郊俊秀的脸蛋，觉得他明明平时看着很聪明，却在某些时候让人觉得十分死脑筋，“这条计策并不会让你更安全，当然我知道你指的是让我们更安全...但你凭什么相信崇应鸾会真的放你出来呢？”

“可他说...”殷郊茫然的想反驳，“他看起来是个好人，也说要和我们合作了...”

杨戩简直要被他的逻辑击溃了，他情不自禁地扶额苦笑了一声，“你真是...不是所有看起来是好人，嘴上说要合作的人都可以合作的。”杨戩看出他的不赞成，继续道：“我知道，小玄鸟，你从出生起就能感受到人的善意和恶意，但有些人的心思和算计藏的太深了...并不会完全流于表象，而且就算他真的可以合作，我也不会同意。”

“为什么？”殷郊有些好奇。

“因为我不会让你去做冒险的事。”哪怕是杨戩，此刻也微微理解了点姬发那种想把这个明明被很多人觊觎，偏偏还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玄鸟给看管起来的冲动。

“而且我说过要保护你...你要多久才愿意向身边能帮助你的人，向我，姬发，崇应彪，你表弟和鄂顺求助呢？”

殷郊看着微微抵起的唇，突然觉得杨戩好像有些不开心了，只好坦诚道：“我只是...觉得这毕竟是殷寿要对付我，如果把你们卷进来，我于心也不安稳。”

“可我们也会不安稳，殷郊。”杨戩又好气又好笑，“你什么时候能多考虑一下你自己和关心你的人呢？”

殷郊被他的话说愣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好道：“对不起...”

杨戩也知道这种性格上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他看殷郊脸色还是不好，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只想着让他睡一个好觉。

于是他从随身的小药包里捡出一块包装精美的“糖果”递到殷郊面前，说：“吃点甜的吧。”

“谢谢。”殷郊见他不再追究，也松了一口气，毫不犹豫就接过来，把那块“糖果”含在嘴里，还有些惊喜地道：“好甜，是草莓味的！”

“你喜欢就好，特地为你准备的。”杨戩直起身来，手指搭在殷郊的转椅扶手上，有节奏的敲击，好像在计算什么。大概二十多下后，他手指一顿，伸手捞住了已经睡过去的殷郊。

殷郊的半张脸埋在他怀里，低头还能闻到他之前洗澡时沐浴露的味道，混着体温幽幽的蒸腾上来。

“太信任别人是真的会被卖掉的”杨戩低头看向怀里的人，忍不住笑了一下，“不过现在还是好好睡一觉吧。”

他调整了一下殷郊的姿势，正要把他抱起来送回休眠舱，一只手却横插过来，牢牢的把他摁住了。

杨戩侧头看去，入目的是姬发黑沉的脸，“不牢杨先生费心了。”姬发的话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沉甸甸的怒火，然后拼命挤出来了一个狰狞的笑道：“我来就好。”

杨戩没松手，与他僵持了片刻，终于松开手，笑着做了个摊手的无意冒犯的动作，“崇应彪呢？”他问。

姬发觉得他哪壶不开提哪壶，但又怕他是找崇应彪有事，还是回答道：“他去校准航线了，那山村不好停靠星舰、我们要去附近不远的城市，然后改换悬浮车去那里。”

“哦。”杨戩其实只是随便问问，姬发等不到他下一句话，抱起殷郊，起身准备告辞。

殷郊虽然身材高大，但他的手却很稳，小心翼翼的像是捧着自己最珍贵的宝物。

“你听到他刚刚说的话了，对吧？”杨戩突然问，“你觉得他...”

他想说殷郊有些过于纯真，不知人心险恶。

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他的猜测就被姬发打断了，姬发除了对殷郊回软言软语，对别人都是冷硬的，他道：“他不是那样容易被骗的人，他对你没有防备，是因为信任你。”他仿佛压抑了一下自己的怒气，“我知道你想让他睡一会，但你不该这样骗他，因为你辜负了他的信任。”

杨戩却并不同意他的话，道：“你不让他吃无伤大雅的小亏，以后他就会吃伤筋动骨的大亏。姬发，你护不住他一辈子。”

“我能。”姬发声里掺着寒冰，“谁要伤害他，我就杀了谁。”他说。

说罢他没再停留，抱着殷郊转身走了。



## 心意

杨戩望着姬发抱着殷郊离开的背影，脸色还是沉静的，心里却有些隐隐的担忧，他并不觉得姬发真的能时时刻刻看住殷郊，那只是他年少气盛不切实际的妄想。

即便是他自己，一遍一遍的重复说要保护他，但杨戩心里清楚，殷郊并不是个需要被保护的人。

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目标，更有自己的计划，是生是死，是战是退，谁也不能真正替他做决定。

但他可以做点别的，殷郊至纯至善，最重情重义，只要用丰沛的感情和真心，就能让这只小玄鸟心甘情愿的被困在尘网中，如果一颗真心不够，那就给他两颗，三颗。

杨戩低头想了想，毫无负担的将刚刚与姬发聊天的录音并之前崇应彪和姬发在他休息室里的对话打包发给了殷郊。

休眠舱里，姬发将殷郊轻轻放在床上，自己靠在旁边，出神的观察他的侧脸。

殷郊的长相其实是有些凌厉俊朗的，但此时毫无防备地陷入熟睡，浓密的睫毛盖在下眼睑上随着呼吸轻轻地颤动，就无端显出几分无辜稚弱。

姬发伸手在他脸颊上摸了摸，叹了口气。

这一日他接收到的信息量太大了，从撞破殷郊和崇应彪的性事，到勃然大怒又怒而大勃，再到发现殷郊双性的秘密，进而真正得到了他。这还不算，还有崇侯虎和殷寿的阴谋，致病性异常的信息和殷郊背着他想偷偷独自去处理危险的想法和杨戩不明不白的态度。

姬发回想了一遍，情绪不自觉地又起起伏伏起来，他的脑子有些混乱，一时间闪过无数的想法和情绪，但目光仍旧定在殷郊的脸上舍不得离开。

不可否认，在听到殷郊和杨戩对话说要自己去冒险的那一刻，他出离得愤怒了，那日他问崇应彪如果殷郊要去和殷寿同归于尽他会怎么样，其实并不是无的放矢。他知道殷郊骨子里真的有一股玉石俱焚的倔劲，为了保护他在意的人，更是不惜此身。

这让他有点想起自己的母亲，在多年前西岐的一场异常暴动中，为了护住他父亲姬昌，当场殒命。

这么多年来，姬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不稳定且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异常会突然出现在西岐SCP，还正好赶上姬昌和太姒在视察的时候。他们知道消息赶过去时，姬昌对此却讳莫如深，连伯邑考都问不出具体的原因和情况。

可如今结合星盗组织有将异常经由各个星系运输释放在北崇的能力，不得不让他怀疑那莫名出现造成他母亲的死的异常也与他们有关。冥冥之中好像有一根细线，把他，殷郊，和崇应彪的经历串联了起来，那是一个横贯了二十多年的阴谋。

他又想起曾经在巨大的悲痛下恨恨指责过自己的父亲，“你不是会算天命吗？为什么你算不出母亲的死呢？”

姬昌沉默良久，才开口说：“我算不出你母亲的命数，就像我算不出我自己的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姬发想起那句话，又去看床上的殷郊，他的手指划过殷郊的眉间鬓角，落在他还有些发白的唇上，“我和殷郊也会是一体的，但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他默默的想，又在殷郊唇上落下一个吻，“哪怕他自己也不可以。”

睡梦中的殷郊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瑟缩了一下，但可能是姬发的味道和怀抱让他太安心了，接着他又翻了个身子，将自己挤到姬发旁边，继续睡了。

但这对于姬发来说简直是一种甜蜜的折磨了，殷郊可能是因为有些心事，即便吃了药也睡得并不是那么好，他挤到姬发怀里，时不时就要扭一下，一会就要蹭一下，偶尔还要哼哼两声，让被他靠着的姬发备受欲火的煎熬。

但姬发毕竟没法久留，到如今，星际航行虽然已经很容易了，但是由于质子团的任务多是保密的，他们往往不会让驾驶员提前知道最终目的地的坐标，由此一来就需要有成员在驾驶室时时校准航向。他们一般是换班来做这件事，就算再不情愿离开殷郊，他也得去换崇应彪的班。

殷郊醒来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人，他习惯性的打开个人终端查看了一下消息，就看到了杨戩的发过来的录音。

殷郊开始以为是杨戩要和他商量什么或交代什么，想也没想就点开了，他听着听着就有些怔愣了，那些被崇应彪和姬发深藏在心底的从未表现出来的执着和爱欲浓墨重彩的被铺呈在殷郊眼前，比如崇应彪说：“就算他自己不想活了，我也会帮他磨好最锋利的刀。”又比如姬发说：“谁要伤害他，我就杀了谁。”

殷郊捂住胸口，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的跳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之前那个要自己去冒险的决定，心里就涌起了一股因为辜负了他们而产生的愧疚和心虚来。杨戩之前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向关心他的人求助，为什么不多考虑一下自己和关心自己的人，那时他没法回答。

可如今回头再看，他才在恍然间明白，是因为他那时候并不相信，不相信会有人无条件的懂他爱他。

但原来是有的。

崇应彪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殷郊这样愣愣地坐在床上的样子，这回他没再忘记，反手锁上了门，走到床边去用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还是不舒服？脸这么红。”

殷郊这才回过神来，看着面前崇应彪的脸，又想到他维护自己的那些话，刹那间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没事的...”他含糊了一句，又打了个岔问，“你怎么来了？”

崇应彪看他精神不错又有意隐瞒什么也没追问，只是冲着殷郊亮了一下手上的药膏，道：“我来给你上药。”

殷郊那一刹那间并没有反应过来，迷茫道：“我没有哪里需要上药啊。”

崇应彪没说话，眼睛只往下一瞥，殷郊便顺着他的目光往自己身上一看，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他连忙拉了拉被子将自己拢住，脸上已经满是羞恼之色，怒道：“我不需要！”

崇应彪才不管他需不需要，长腿一迈就跨上床，把殷郊堵在了床头舱壁和自己中间，殷郊一个躲闪不及就被他牢牢压住，一只手探进被子里，熟门熟路的拉下他的裤子，在他下身揉了一把。

“别...我自己来。”殷郊难以自制的颤了一下，就要去按崇应彪的手。但崇应彪怎么会放过这种能占殷郊便宜的好事，用另一只手挡了一下他，道：“别乱动，你不会不知道你之前走路都不自然吧。”

殷郊被他说的不自觉回想了一下，愣神的片刻就被崇应彪找到了可趁之机，他动作飞快的掀开了被子，将殷郊已经光裸的下身暴露在自己面前。殷郊反应过来要伸腿去踹他，又马上被崇应彪握住了脚腕。

崇应彪拉开他的腿，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下身，发现之前过于激烈的性爱确实让那处有些红肿，便拍了拍殷郊的腿根，道：“自己把腿抱着，我帮你抹。”

“唔...”殷郊脸色有些发红，在崇应彪有如实质的目光注视下，他的花穴仿佛被刺激了一般敏感的张合着。他本来想拒绝，但又想起之前录音里崇应彪对他的维护，虽然扭过头不再看，但自己却还是乖乖抱住了自己的腿，任崇应彪动作。

崇应彪本来以为自己会被殷郊踹下床，没想到他真这么纵容，还有些受宠若惊。但他并没有停顿，伸手沾了点药膏，就去往殷郊的会阴处和穴口抹，那软肉触手带着股高热，崇应彪的手一覆上去，就感觉有些挪不开了。

“嗯唔...”殷郊喘息了一声，丝丝缕缕的快感随着崇应彪的动作漫上来，他生怕再次擦枪走火，只好催促道：“你快...快点。”

崇应彪不是不想，但他也知道今天他们三个人一起本就有些过分了，怕再来一次真的伤到殷郊，强迫自己忍着欲望，嘴上却不饶人，“郊郊...”他凑到殷郊耳边，“快是能快，但你也得忍忍吧，这么多水，我怎么给你上药？”

“你！”殷郊被他说的羞窘极了，抬手就要揍他，崇应彪灵活的闪过了这一击，闷笑起来，手指却故意接着动作刮过殷郊敏感的花蒂，殷郊哼了一声，身子又软了下来。

崇应彪也怕闹太过了自己忍不住，最后还是决定速战速决，给殷郊前后两处都上了药，还替他穿好裤子，自己去洗了个手。

他回来的时候，殷郊因为被他按着在私密处上药而带来的欲望也已经平复了，大脑终于再次恢复思考的能力，疑惑道：“你随身带这种药干什么？”

崇应彪心说我当然是为了干你，但又怕殷郊真的恼羞成怒，只好含混道：“以备不时之需而已。”

“真的？”殷郊还是有些狐疑，转了转眼睛，他眼睛很大，转起来的时候就显得灵动极了，崇应彪忍不住凑过去在他眼睛上亲了一口，结果又听到殷郊问：“你记得带这个不记得带套？”

崇应彪简直被他的关注点气笑了，却莫名感觉今天的殷郊面对他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和亲近，那些曾经若隐若现的防备和不安不知为何就散去了，他便也不愿意打破这个氛围，恨道：“我带了！只是忘记拿了罢了，还便宜了西岐那个死农夫。”他不由分说环住殷郊的腰，把下巴垫在他肩膀上。

殷郊被他的话逗的笑出了声，想了想却突然换了个话题，道：“崇应彪，我突然发现你其实挺好的。”

他这话只是单纯的有感而发，但话一出口，崇应彪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瞬间以为这是一张好人卡，惊道：“你要为了姬发踹了我了？”

“嗯？”殷郊没想到他能想到这个，随后反应过来了他的意思，简直哭笑不得，“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侧过头，第一次主动亲了崇应彪，眼睛弯成一个月牙的弧度：“我的意思是，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

## 心意

殷郊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崇应彪觉得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不真实起来，他竟然前所未有的愣住了，茫然的问：“什么？”

殷郊就又重复了一遍，“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崇应彪。”下一瞬间他就感觉自己被抱的更紧了。

崇应彪在那瞬间以为自己会激动上头，会忍不住把殷郊压在身下为所欲为，但其实并没有，他只是这样抱着他，心里就觉得很满足又安定。

殷郊任他抱着，也伸手环住他的肩，这是他和崇应彪第一次不带情欲的拥抱在一起，让他感到陌生，却又顺理成章，他张口还想说什么，但却被崇应彪收到的通讯打断了。

崇应彪瞥了一眼联系人，毫不犹豫的关掉了隐私模式，崇应鸾的投影便出现在他们两个面前。他仿佛是没料到殷郊也在，以拳抵唇轻咳了一声，隐晦道：“你要我找的那样东西，我找到了...等你们解决那个异常，我们见一面。”

“这么快？”崇应彪有些不可思议，但马上反应过来，“和崇侯虎和殷寿这次的交易有关？”

“是。”崇应鸾也不废话，“崇家近期有个晚宴，你们可以混进来，我们到时候仔细谈。”他顿了顿，道：“但你要用你知道的所有内情来交换。”

“我答应了你...就不会反悔。”崇应彪说：“你不用一次一次提醒我，晚宴的请柬发我个人终端就行，我们会去的。”

投影熄灭了，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殷郊却还是没有着急说话，仿佛在思考他们对话里的机锋。

崇应彪勾了他下巴一下，坦诚道：“我现在也不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但结合崇应鸾知道的内容，就大概能拼出一个差不离的前因后果了。”

“什么前因后果？”殷郊还是有些没想通，问道。

崇应彪深吸了一口气，握住他的手，好像终于鼓起勇气，道：“和我母亲的死有关的前因后果，当然和你应该也有关系。”

“我？和你母亲的死？”殷郊更诧异了，他知道殷寿和崇侯虎的合作一定是因为想要他作为玄鸟异常的一部分，这是他唯一能和北崇扯上关系的地方。

崇应彪没打算再瞒着他，主动解释道：“是...因为我是亲眼看着我母亲死在我面前的。”他顿了一下，声音里带着痛苦，“她死之前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殷郊被他话里的信息量尤其是那两个字刺激的瞳孔骤缩，不确定地问：“什...什么？”

崇应彪知道他在惊讶什么，既然殷郊对他说了喜欢，他便觉得自己应该坦诚到底，认真道：“我母亲生前是北崇SCP神话与民俗部的部长，掌握了很多关于古地球时神话民俗的资料...她去世之后，我看了她很多手记，也了解了一些关于玄鸟的秘密。”他顿了顿，用自己的额头抵住殷郊的额头，注视着他的眼睛把话继续说了下去，“我知道你是玄鸟，殷郊。”

殷郊的呼吸都暂停了，他的大脑瞬间像一团浆糊，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那...那...”他顺了口气，才问：“那你是因为知道这个，才...”后面的话他有些说不出来了，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崇应彪。

崇应彪笑起来，凑过去亲了亲殷郊眼角，斩钉截铁道：“怎么可能，我愿意喜欢你，和你是不是玄鸟无关，我只是喜欢殷郊而已。”

“而且我是先喜欢你，才知道你就是玄鸟的。”崇应彪补充道，他好像并不在意殷郊的这一层身份，还想逗一逗他，“不过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的吗？”

殷郊被他的态度安抚了，那一瞬间好像也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本能的跟着崇应彪的思路好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崇应彪点开个人终端，调出一张照片，那拍的是一个精致相框里裱着的一根黑色镶着金边的羽毛。

他说：“因为有一只小玄鸟在第一次和我上床的时候，落了一根羽毛在我的床上。”

殷郊瞪大了眼睛，不由得也回忆起了那个混乱的晚上，他向崇应彪袒露自己秘密的时候其实也确实是一时冲动，几乎是立刻就后悔了。

但崇应彪不会给他后悔的机会，他几乎是欣喜若狂的攥住了殷郊的手，那一瞬间，殷郊能感觉到他对自己不参杂一丝负面情绪的渴望。

“他不讨厌我，也不会觉得我奇怪。”殷郊被崇应彪搂在怀里，第一次肯定地想：“他想要我。”

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殷郊并不好受，他感觉自己好像流了血，而崇应彪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动作却像一头不知餍足的凶兽，他把殷郊当作自己的猎物，含着他的喉咙，狠狠的侵犯他，占有他，把他拢在自己的掌心里。

最后高潮的时候殷郊几近失去了意识，陌生而又剧烈的快感拨动着他的神经，崇应彪环着他，带着薄茧的手掌抚过身下光裸的背脊，又侧头轻轻的吻过殷郊的额角。

殷郊剧烈的喘息着，眼眸半阖，遮挡住了其中闪烁的金光，但却藏不住因为精神剧烈波动而隐隐浮现的双翼。

崇应彪看着殷郊身后黑金的羽翼扑扇了一下，又归于无形，然后在床上落下了一根黑金的羽毛。

他震惊了片刻，但由于翻阅过自己母亲的无数手记和资料，崇应彪只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属于玄鸟的羽毛。

那一瞬间，为什么殷寿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恶劣非常，为什么殷郊明明被无数爱意包围还患得患失，甚至为什么他宁愿来找自己也不去和姬发坦诚统统有了合理的解释。

“也许是母亲在天有灵。”崇应彪抱着怀里因为过度疲惫而睡到无知无觉的殷郊，在他的眉心落下一个吻。

时光拉回此时此刻，殷郊从回忆里脱出，面上还有些发红，他灵动的大眼睛望着崇应彪，决定制止自己的胡思乱想，说回正事，“所以...你想追查你母亲是为什么而死？”

“是。”崇应彪此时已经毫不避讳他，直截了当道：“我想知道崇侯虎和殷寿的阴谋，当年的，如今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也想知道他们当年到底做了什么。”殷郊望着面前人的眼睛，“你愿意和我一起吗？可能很危险...但...”

他还没来的及说完自己的顾虑，就被崇应彪吻住了，但那只是个安抚的吻，崇应彪的唇贴在他的唇畔，像是个亲密无间的依靠：“我的太子殿下，我的小玄鸟，我早就效忠于你了。”他道。

星舰最终停靠在了离疫情爆发的小镇不远的一座城市里，此时这个城市里却空空荡荡，几乎所有人都闭门不出，只有自动喷洒消毒剂的机器人在沿街履行职责。

殷郊的眉头紧蹙，不发一言，然而姬发对他的情绪十分了解，只一眼就知道他是生气了，“殷郊。”姬发握了握殷郊的手，道：“你先别急，冷静一下。”

“我怎么冷静！”殷郊带着怒气，但随后又反应过来自己不该对着姬发发火，于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道：“这是里疫区最近的城市，可这里没有任何医疗物资整合分配到样子，姬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姬发握着他的手，咬了一下后齿，冷冷把没说完的话接了下去“说明生活在疫区的人都被崇侯虎放弃了。”

“放弃？”崇应彪站在殷郊另一侧，闻言冷笑了一声，毫不留情道：“不如说是献祭更贴切。”“献祭？”刚从车上下来的姜文焕懵了一下，无法接受道：“这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命！他们疯了吗？”

“小姜...”鄂顺伸手拉了拉他的衣服，安慰道：“没事，我们都在这里了，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人命...”杨戩听了姜文焕的话，略微思忖了一下，随后仿佛猛然醒悟了什么，伸手拉住殷郊，“殷郊，你记得我和你说的封神榜吗？封神榜可以吸收生物能量...所以我怀疑...”

殷郊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眼睛猛然睁大了，好像立刻明白了什么很匪夷所思的事，本来被压制住的怒火又翻涌了起来，连握着他手的姬发都能感觉到他瞬间的青筋暴起。

“这些人命就是封神榜要吸收的能量。”殷郊的声音淬着寒锋。